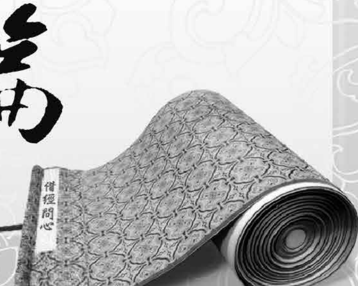
借經問心 12

論語之顏淵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十二篇《顏淵篇》的心得。

世事多變化，近年來世界各國疫情嚴重，各種災難頻傳，在在告訴我們要勤於修行，才得以化解災劫。此時乃上天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辛丑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0
01 天下歸仁矣 …… 12
02 回請事斯語 …… 16
03 出門見大賓 …… 20
04 己不欲勿施 …… 24
05 邦家皆無怨 …… 28
06 雍請事斯語 …… 32
07 司馬牛問仁 …… 36
08 言之得無訒 …… 40
09 君子不憂懼 …… 44
10 斯謂之君子 …… 48
11 人皆有兄弟 …… 52
12 死生皆有命 …… 56
13 君子敬無失 …… 60
14 四海皆兄弟 …… 64
15 可謂明也已 …… 68
16 可謂遠也已 …… 72
17 足食兵民信 …… 76
18 必不得已去 …… 80
19 民無信不立 …… 84
20 君子質而已 …… 88
21 夫子說君子 …… 92
22 猶犬羊之鞟 …… 96

23 如之何其徹 …… 100
24 君孰與不足 …… 104
25 主忠信徙義 …… 108
26 主忠信徙義 …… 112
27 誠之不以富 …… 116
28 吾得而食諸 …… 120
29 片言可折獄 …… 124
30 必也使無訟 …… 128
31 居之無厭倦 …… 132
32 可以弗畔矣 …… 136
33 君子成人美 …… 140
34 季康子問政 …… 144
35 季康子患盜 …… 148
36 殺無道就道 …… 152
37 為政焉用殺 …… 156
38 君子之德風 …… 160
39 在邦家必聞 …… 164
40 在邦家必達 …… 168
41 色仁而行違 …… 172
42 樊遲遊舞雩 …… 176
43 無攻人之惡 …… 180
44 愛人與知人 …… 184
45 舉直錯諸枉 …… 188
46 能使枉者直 …… 192
47 舜之有天下 …… 196
48 湯之有天下 …… 200
49 忠告而善道 …… 204
50 君子文會友 …… 208

引言

本篇從顏淵向孔夫子問仁開始，夫子答以「克己復禮為仁」，而且為仁要從自己日常生活的視聽言動下功夫，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接著因仲弓與司馬牛的個性不同，雖同樣問仁，卻給與不同的答案。由於司馬牛的個性急躁，以及其家庭背景不同，對於其所謂君子之道，要他做到內省不疚，就可稱為不憂不懼的君子。子夏對於司馬牛的憂患沒有兄弟的情分，鼓勵他只要做到「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怎會憂患沒有兄弟呢？

對於子張的問明，夫子說只要謹慎不被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所蒙蔽即是。對子貢問政，夫子告以重要在於「信」字，又子貢對於棘子成曉以待人處事要文質並重。接著有若回答魯哀公，百姓足，君王

自足的道理。孔夫子告訴子張有關崇德、辨惑的方法，「主忠信、徙義」是崇德，「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夫子回答齊景公問政，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又夫子稱讚子路有片言折獄的才能，並說聽訟的原則，使其無訟。對於子張問政，答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夫子又說弗畔之道，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說「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惡」。又回答季康子為政之道，要自己先行正道；並告訴季康子防盜之法，最徹底的是「苟己不欲，雖賞不竊」；並曉諭「子欲善，而民善矣」是善政的根本之道。又告訴子張「聞與達」的分辨，又告知樊遲如何「崇德、修慝、辨惑」？接著子夏解說夫子回答樊遲問仁，「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的內涵。又回答子貢問交友之道，要「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以免招辱」。最終由曾子談君子，要能做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本篇人物簡介

★**司馬牛**（?至西元前481年）

姓司馬名耕，字子牛，又稱司馬牛，春秋末年宋國人，性格急躁，善於言談，孔夫子勸他說話要謹慎。司馬桓魋之弟，桓魋專權迫使他交出封邑，離開宋國到齊國。孔夫子的學生，為孔門七十二弟子之一。唐朝封為「向伯」，宋朝封為「楚丘侯」，明朝封為「先賢司馬子」。

★**棘子成**

春秋時，衛國的大夫。

★**齊景公**（?至西元前490年）

姜姓，名杵臼，齊靈公的兒子，齊後莊公異母弟，在崔杼殺齊後莊

公後，被立為國君，在位時，好治宮室，蓄聚狗馬，厚賦重刑，致使人民逃離公室，歸於田氏，幸有名相晏嬰輔政，並加勸諫，使得國政相對穩定。

★**皋陶**（西元前2220年至西元前2113年）

偃姓，皋氏，名繇，字庭堅，生於少昊之墟（今山東曲阜）為東夷族的首領，虞舜任命他掌理刑政，因輔佐禹治水有功，禹欲讓位於他，因早死，未繼位，後禹封其後裔於英（今安徽六安西）。

★**伊尹**（西元前1648年至西元前1549年）

姒姓，伊氏，名摯，商朝初年重要名臣，又稱伊摯。尹為官名，曾輔佐湯伐桀滅夏，建立商朝，被任命為宰相。當太甲繼位時，因不遵守商湯的律法，將他放逐於桐（今河南商丘市虞城縣北），攝政三年後，太甲悔過，迎歸復位，並為相輔。

01 天下歸仁矣

【原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請問為仁之道　孔子回答自己做到
克己復禮天下為仁　平時生活不可缺少

顏淵請問為仁之道，孔夫子說：「能做到克除私慾，使言行能合於禮節，就是行仁道了。如果有一天真能做到克己復禮，天下人都能稱讚你是一位仁者了。實踐仁道是由自己做起，難道是叫他人去做嗎？」

老子提倡無為、不爭，這是修行無上的境界，孔夫子曾經拜老子

為師，是以其思想當會受到影響。然而欲入無為的境界，必先將有為融會貫通，才得以順利進入無為的境界，克己復禮以契入仁道，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捷徑。所謂的「克己復禮」，就是克除自己心性本來沒有的妄想執著之污染，以回歸有禮而合乎真理的本性，這就是明明德的功夫，然後循著親民而達於止於至善的境界，這就是孔夫子在本章告訴顏回所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的理由，然而「克己復禮」必須要由自己去親證，並非叫別人去做而自己不去實踐，所以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當人心已經失去正道，才強調品德；當失去了品德，才強調仁慈；當失去了仁慈，才強調義理；當失去了義理，才強調禮教。當世人強調禮教時，人心的忠實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當禮教無法維持社會秩序時，恐怕世間的亂象就要開始了。有能力預見未來的情境者，經常喜歡自顯其能，其實這只是知道大道外表的假相而已，如果沉迷於此，這正是愚癡的開始。是以

真正有品德的大丈夫，會沉靜安住於大道的厚實純樸處，不會表現在輕浮虛華的外相，因此去除虛華而取用厚實。」從文中可以領會要回歸仁德，必須從禮教著手，以發揚義理，然後恢復仁道，終究才得以找回至善的本性。

《金剛經》則教導我們要清除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等三心，並去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為重新拾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重要方法，這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是佛心，人人本具，萬物皆有，只要在平時生活中，隨時隨處做到克己復禮，就能夠找回本具的佛心。孔夫子曾在《論語・子罕篇》告訴我們平時要戒絕四樣事情：就是不要妄加猜測（毋意），不要主觀武斷（毋必），不要固執己見（毋固），不要自以為是（毋我）。如此的作為，天天勤行，必然能達於克己復禮的效果。

六祖惠能大師則在《法寶壇經》教導我們：「心中的眾生，就是所謂的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以上種種的心

態，都是自己心中的眾生，都要自己去度化清除，才能稱為真度。」克己復禮是要自己在平時的生活中，自己去實踐才會有效果。濟公活佛在《你用什麼心態來過你的生活》這篇好文中指導我們：

生活要過得平淡，為人要過得平實，心境要過得平和，
處世要過得平穩，遇事要過得平靜。
信心乃是幫助我們站起來的力量，
勇氣乃是幫助我們腳步跨出去的力量，
恆心乃是幫助我們始終如一的力量。
世人如果要活得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但看你的觀念是如何？你的理念是如何？
你憑什麼心態來過你的生活？

02 回請事斯語

【原文】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請問行仁要目　視聽言動非禮必除
孔子所說顏回請事　四勿能行道德具足

顏淵接著問說：「請問實行仁道的細目？」孔夫子說：「不合乎禮儀不要看，不合乎禮儀不要聽，不合乎禮儀不要說，不合乎禮儀不要做。」顏淵說：「我顏回雖然不聰敏，一定盡力去實踐這些話。」

孔夫子的學生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之用，和為貴。」從中可以體會到「禮」的功能，為五常德之一，可以引領我們

在人間的生活中，從和諧之門進入中庸之道，讓我們從平日面對人事物要知道禮敬而達於仁民愛物。古聖王制禮作樂以治天下，天下因而太平。所謂「禮」者，理也、履也。就是所制定的禮制，必須合理而且要能夠在生活中實踐，其功能才得以展現出來。然而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外有禮而內合理，必須要從克制私慾做起，私慾能克制幾分，天理就得以恢復幾分，社會的安定就能得到幾分。這些道理都必須要在平時生活中隨時自我檢點提醒，才不至於疏忽而造成紙上談兵。因此，顏回在此章向孔夫子請教，有關實行仁道的細目，孔夫子則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回答。「視聽言動」乃是修身以入修心的關鍵，必須平時面對人事物時，多反省自己的言行舉止，從而進入修心而淨化心性。顏回聽了之後，深知這四句話的重要性，於是謹遵教誨，願意盡力去實踐。

克己復禮不外乎就是要我們修道修心，淨化心性以找回本性回歸本位，而這些道理都必須在日常生活中的視聽言動中去檢點自己，修

改自己以回歸中庸之道。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說：「學習儒學的人，要能約束自己，使言行合乎先王的禮教，要能去除私慾而存在理智；學習佛學的人，要能清淨六根，以證成佛果，要能參學禪定而進入大定；學習道學的人，要能斷除魔障而明心見性。『欲』字這一關卡不能破除，那麼學習儒、佛、道三教的功夫，就無從下手了。在聲色貨利的嗜慾生活中，天天與朋友密切往來的場所；在得失窮通的生活中，時時在觀望中困擾著我們。如此長久浸淫其中，必然使我們成為機心變詐的善巧者，沒有一點羞恥心；更甚的是，如破牆行竊的小人，實在是不知羞恥為何物。」當良心被慾望所蒙蔽，不知從淨化心靈以找回本性，在克己復禮下功夫，那也只能落入輪迴苦海之中了。

克己復禮是要我們清淨心性以回歸真理大道，藉以達到心性解脫，不被凡塵慾望所蔽障干擾。也就是要我們的心性在塵不染塵而達於解脫的境界，所以必須要在內修上下功夫。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

定慧解脫真經》說：「解脫並不困難，困難在定慧上。如果身心能生大定力，就會生智慧，智慧既生解脫就容易了。想要明白解脫之道，先要除去六賊：也就是耳朵不貪聽聲音，眼睛不貪看形色，身體不妄觸污染，心神不貪攀外物，鼻子不貪嗅味道，嘴巴不貪吃食物。這六賊既然可以放空，五蘊中的色蘊自然明白，其餘受想行識四蘊，就如同鏡中看到影像清清楚楚，卻都是虛假的。五蘊既已明白，精氣神這三者就會合在一起，如此即可長養性命，活潑應事，使得上下皆能通達，那解脫還有什麼困難呢？」

修道要在淨心，使我們的心性回歸正道，不要因偏離而落入輪迴。古佛有《素心》善文一篇，可供我們修心的參酌：

不是只有吃素的素，我們的心地要齋戒。
在這個紅塵，就像火中栽蓮一樣，
以天地為爐，要在紅塵不染塵，
就像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

03 出門見大賓

【原文】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仲弓請問如何興仁　出門見賓必須謹慎
聖者孔子回答仲弓　使民如祭用心誠真

仲弓（冉雍）請問為仁之道，孔夫子說：出家門與人會面，就要如同去晉見貴賓一樣的慎重；使喚百姓的時候，就要如同承辦重大祭典一樣莊嚴。

孔夫子以因材施教來教導學生，其方式可以從《論語》的篇章中看得出來。此章在面對仲弓問仁中，依其個性而給與回答。仲弓本名冉雍，是孔夫子早期的學生，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同列為孔門四科十哲中的德行科，個性篤實深慮，依據《論語‧公冶長篇》記載：

有人說：「冉雍這個人個性仁厚，卻不善於言詞的表達。」孔夫子聽到之後說：「與人相處何必要巧言善辯呢？用善辯來應付他人，通常會惹人討厭，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但又何必用巧言善辯來應付人呢？」而且夫子也曾在《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由於冉雍說話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有時會讓人誤以為他是遲鈍愚魯。依據《雍也篇》記載：孔夫子說：「冉雍的才智，足以讓他當官從政。」仲弓向孔夫子請教子桑伯子的為人，夫子說：「他的為人能以簡約處事，還算可以。」仲弓說：「居心能夠敬慎，處事能夠簡約，以此態度來處理百姓的政事，不也就可以了嗎？如果居心簡約隨便，行事簡陋敷衍，如此馬虎的行為，不就太過於簡約了嗎？」夫子說：「冉雍說的話很有道理。」

生活是一種態度，思想是一種概念，尊重是一種品德，謹慎是一種修為，世人的成就與否，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孔夫子在仲弓問到有關「仁道」的問題時，首先要做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這是待人處事的一種態度，必須要做到敬慎，敬是尊重，慎是謹慎，尊重則會受人尊敬，謹慎則行事少錯誤。出門看到人就有如看到貴賓一樣，心中自然起敬仰尊重之心；使喚百姓做事，就如同參加祭祀一樣慎重，自然就不敢隨便。孔夫子在《學而篇》教導我們：「為人子弟，在家中要克盡孝道，出門在外要能夠尊重長上；言行要謹慎，而且還要信實；要廣泛愛護眾人，而且要親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能夠如此去實踐，還有多餘的心力，就去學習文章典籍，以增廣見聞。」對外增長見聞，對內自修品德，仁道就自然漸漸靠近了。

孟夫子在《離婁下篇》說：「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的存心。君子以仁慈存心，以禮教存心。仁慈的人能愛護人，有禮教的人能尊敬人。愛別人的人，別人就會愛他；尊敬別人的人，別人就會尊敬他。」天道好還，明理的修道士必然知道其中的道理。希望別人如何對待自己，自己要先如何對待別人，所以必先己立而後立人，

己達而後達人，因此老子在《道德經》的八十一章說：「聖人大公無私，沒有佔為己有的私心，將自己所擁有的盡力去幫助他人，當他人回饋時，自己常會獲得更多；以自己所擁有的施與他人，當他人回饋時，自己反而獲得更多。天之道大公無私，對於萬物只有利而沒有害；聖人善於體悟天道，常施與眾人而不與眾人相爭。」

所謂「仁」是關係到兩人之間的互動，互動的好必然有得，得者德也，能夠獲得實益，究其原因，就是有德。這德本是自性具有，只要能將覆蓋在本性上的習性去除，自性功德就會自然流露。濟公活佛曾為文來鼓勵修道士，只要我們時時努力實踐，自然有所得，其文如下：

尊天命，則立身行道；明真理，則鍥而不捨；

行正義，則濟弱扶傾；擔使命，則鞠躬盡瘁；

立品德，則無私無欲；守禮節，則恭敬低心；

志於學，則不厭不倦；知根本，則率性而行。

04 己不欲勿施

【原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續說如何興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將心比心審慎考慮　做人做事須負責任

孔夫子接著說：自己所不願意接受的事情，就不要加在別人的身上。

將心比心是待人處事很重要的方式，如此將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感情才能融洽，萬一有所疏忽，也能夠體諒他人，才不會因為自我、自私、自以為是而與人格格不入，產生矛盾，甚至於互相爭論而打鬥，讓社會亂成一團而不和諧，人間成為煉獄而難以生存。

我們追根究底找出原因，就是不能做到文中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然而此話是要在生活中付諸實踐，並非在閒談上表示自己多麼明理，實際上卻做不到，那就未能發生效果。世人習慣於紙上談兵，孤芳自賞，讓自己沉迷在虛幻的境界中，無法超越，從此浸淫於苦海而難以出離。

《論語·衛靈公篇》載：子貢請教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實行的嗎？」孔夫子說：「那就是『恕』了，自己所不願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強迫別人去做。」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要能和諧，才能幸福快樂，否則一相情願自以為是的作風，常常令人難受，久而久之必然情變，使得互相間的感情產生衝突，這在家庭、社會、國家，都是會產生分裂，成為動亂的原因。恕者，能替別人想一想，與人相處，言行舉止之間都能先為他人想一想，衝突自然減少，和諧自然增多，這就是仁德的實踐。《大學》載：「堯舜二帝以仁愛治理天下，老百姓跟著學習，也都能行仁愛。桀紂二王以凶暴統治天下，老百姓也跟著學習，變得兇暴無禮。統治者的命令，違反天性所具有的好生之德，老百姓

就不會服從。所以一位品質高尚的君子，對於好的事情，必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做，然後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寬恕的精神，卻一味地要求別人去做到寬恕，那是不可能的。」

理論再好，如果不能付諸實踐，真正能夠見到效果，也只能是空談，於事無補。真修行人，說到還要能夠做到，做到還能夠完整，才是完美的。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古代的君子不隨便說話，是怕無法親身實踐而感到羞恥。」濟公活佛有一段話，可為修道士的參考：

掌握自己的心念，就能掌握自己的行為；
掌握自己的行為，就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想要超凡入聖，可得要謹慎起心動念，
而為善棄惡，乃是修道入手功夫。

徒兒打開心房，迎接溫暖陽光；不受情緒綑綁，跳出惱恨框框。
培養寬宏大量，愛人如己何妨；善言善語學講，菩提顯現金光。
命運好壞走向，來自自己思想；找人好處勿忘，處處皆是天堂。
成佛孰能阻擋，自勉自立自強；二六精進向上，無明自然消亡。
言行端正無妄，處事皆有主張；利益眾生前往，諸佛護持吉祥。
許自己一個美好的未來，讓心靈散發原始之潔白；
待人處世用謙卑姿態，誠意正心有奕奕神采。
對別人少一點責怪多一點關愛，對自己多一分鞭策少一分懈怠；
學習包容涵養和氣忍耐，吃虧可以化解許多障礙。
如何才能永遠不敗？唯有真正慈悲長在；
感恩知足內心自然安泰，抱怨嫉妒處處皆是苦海。
想要得到人生痛快，就得保有赤子之胸懷；
用真誠認真的汗水灌溉，培育綻放出殊勝的蓮台。

05 邦家皆無怨

【原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仁道原則必須滿圓　在邦行事不能有怨
理事圓融處處能通　在家無怨根基顧全

孔夫子又接著說：如此在邦國當官行政，沒有人會怨恨；在家中與家人相處，也沒有人會怨恨。

「怨」乃心中有忿恨不滿，不得伸張的事情，使得心情受到壓抑而出現不滿的情緒。當怨念一生，內心就開始不舒服，對於所怨恨的對象會產生仇視的態度，因而終日生活在陰霾中難以快活，這對一個人的身心靈的健康必然有害，而且在言行上容易得罪人，如果不即時察覺加以制止並清除淨盡，恐怕幸福的人生就會毀於此。在此章文中

告訴我們，能做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的「敬」；又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就能達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的效果。如此才得以過著家庭和諧國泰民安的日子。不然到處的怨氣必然帶來引爆禍亂不安的危機。

《論語・憲問篇》載：原憲問：「好勝、自誇、怨恨、慾望，能夠克制不使發生，可以稱為仁者嗎？」孔夫子說：「可以說是難能可貴，至於是不是仁者，我就不知道了。」可見要達到仁者的境界並非那麼容易，然而「好勝（克）、自誇（伐）、怨恨（怨）、慾望（欲）」能夠得到適度的控制，也實在不簡單了。《中庸》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種境界唯有聖人能做得到，卻是凡人要尋回本性的標竿。喜怒哀樂是上天賜給我們抒發情緒用的，無事最好不要動用，以免擾亂心性；一旦要用，必須用到恰到好處，才能收人道圓滿之功。

《九天玄女治心消孽真經》說：「會怨恨天必然會責怪人，這就不必再說了。君子要處在自己的地位，去做該做的事情，對上不怨天對下不尤人，這才是實際的修煉功夫。為什麼呢？怨天尤人的心念只要一生出來，那些僥倖的心態就會勝出，最後造成欺詐的障礙；或者是窺伺的心態過勝，就會產生奸險的障礙；而且毀謗他人的心態過勝，就會產生輕浮刻薄的障礙。」哀怨必然喪失心神，進而擾亂心性，讓純真的本性愈來愈模糊而造下罪業，能不小心嗎？

心中有怨，如果不忍，恐怕要出亂子，生活就會失序。然而忍的功夫必須到家，才得以化怨而清淨心性，古德有《處事的原則—忍》一篇可參究：

人生有很多事，需要忍；人生有很多話，需要忍；
人生有很多氣，需要忍；人生有很多苦，需要忍；
人生有很多欲，需要忍；人生有很多情，需要忍。

忍是一種眼光，忍是一種胸懷，忍是一種領悟；
忍是一種人生的技巧；忍是一種規則的智慧；
忍有時是怯懦的表現，有時則完全是剛強的外衣。
忍是環境和機遇對人性的社會要求，
是心靈深處對人性邪魔的一種自律。
學會忍，是人生一種基本謀生課程；
懂得忍，遊走人生方容易得心應手。
當忍處，俯首躬耕，努力勞作，無語自顯品質；
不當忍處，拍案而起，奔走呼號，剛烈激昂，自溢英豪之氣。
懂得忍，才會知道何為不忍。
不忍的人，就像手舞木棒的孩子，一直把自己揮舞得筋疲力盡，
卻不知道大多數的揮舞動作，只是不斷地浪費自己的體力而已。
有所忍，必有所不忍；明忍，始易明不忍，
是故忍界其實也是不忍之界。

06 雍請事斯語

【原文】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回答夫子所說　雍雖不敏善加保握
時時刻刻善事斯語　盡己全力做到善妥

仲弓聽了之後說：「我冉雍雖然不聰敏，一定盡力去實踐這些話。」

知道說到還要能夠做到，事情才能達於完美的境界。許多追求知識的人，可謂廣學博聞，一旦面臨問題要解決時，卻無法派上用場，這就是名副其實的紙上談兵，在平時辯論時永遠都是贏家，自以為是還到處誇耀，當面對事情時，由於沒有實務經驗，卻經常一敗塗地，甚至於一無是處。如此的行為，事前囂張，臨事緊張，應事慌張，事

後誇張，這種人實在很難改善自己，永遠生活在天方夜譚的世界，沉迷於幻境之中。本章的重點是在仲弓聽了老師的話之後，認為非常有道理，所以當場跟孔夫子立下諾言：「『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能說到還能做到的人，就是守信的人，在世間做事的成功率必然倍於常人，是以我們當要學習前賢專心向道的實踐精神。

聖賢之學，仙佛之教，不外乎要我們洗盡心境的污染以回歸本位，克伐怨欲都足以讓心性污染，無法展現本具的仁德，因而習性充滿了人心，本性因此受困，難以出離苦海的荼毒。九天玄女元君有鑑於此，發出慈悲之心而在《治心消孽真經》分析說：「人心很容易被物慾蒙蔽，難以保有安寧，是以很危險；純善理性的道心，受到物慾的覆蓋，是以非常微弱。為何人心會危險呢？由於人心過於熾盛，道心會因此受到紛擾；為何道心會微弱呢？由於至善的道心亡失，最後造成人心受到物慾蒙蔽，而亡失了道心。所以平時對於人心，要督促使其自我修持，自我反省，不可讓他任意向外奔馳；想要道心不懈

怠，不荒廢，就必須時時加以充實累積。無奈的是，學習真道的人雖然很多，然而真正知道的人卻很少。大部分人所說的真道，並不是我所說的真道。那些人只是仰慕真道的名相，卻迷昧於真道的實相，以這種方法來學習真道，不會背離真道的人到底有幾個人呢？噫！真道就在我們眼前，世人不知道求得而已。衡量其原因，只是以人心用事，使得道心沒有實權參與而失落了。」

孔夫子在《中庸》說：「大道從不遠離世人，因世人不明大道而使其遠離，就不可以行於大道了。《詩經・豳（讀賓）風・伐柯篇》說：『削木作新斧柄，拿著舊斧柄去瞄準，就不會失去準則。』拿舊斧柄為樣品去做新斧柄，如果稍微看走眼，也容易與原斧柄大有出入。所以君子要以人倫道德來治理百姓，只要能夠改惡向善就可以了。能夠推行忠恕之道，離正道就不會很遠了，也就是自己不願意的事情，就不要施加在別人身上。」

要知道因果報應的原則，就是自作自受，因而平時對於品德要

自己努力去實踐，對於言行舉止自己要慎重去檢點。如果還有不足之處，不敢不自我督促學習。平時說話要顧慮到行為，一定要做到言行一致才可以。修道重要在修心，修心以禪定才得以使心回復平靜的本性。古德有《一味禪》之善文一篇，可供修道士參考：

真正的閒，是心靈中超然物外；
真正的忙，是工作裡渾然忘我。
真正的退，是處世時自然低調；
真正的進，是做事中泰然擔當。
真正的靜，是生命裡寂然滌思；
真正的動，是世路上毅然向前。
真正的記，是腦海裡珍藏印記；
真正的忘，是微笑裡坦蕩無餘。

07 司馬牛問仁

【原文】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司馬牛問有關於仁 孔子回答仁者言訒
平時言行必須注意 這是為人言說之本

司馬牛請問為仁之道，孔夫子說：「有仁德的人，說話要很謹慎，不隨便開口說話。」

「仁」者二人也，廣而言之，乃指人與人、事、物之間的相處態度，要能做到仁民愛物，乃是仁德至高的表現，也就是聖人的美德，本性具足的優點。是以《孟子．盡心上篇》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實質展現仁德能使人間和諧的功能，同時也可以由此找到回歸本位的正

道。司馬牛，是孔夫子的學生，宋大夫司馬桓魋的弟弟，由於其性情暴躁又多言，夫子就其缺點在回答他的問題時來教化他，所以對他說：「仁者，其言也訒。」訒，讀任，是言說難於出口，有慎言的含意。對於司馬牛來說，要做到仁人的第一步，必須先在自己心性的缺陷上下功夫，才有機會做到仁人。以司馬牛衝動暴躁的個性，又喜歡隨意說話，如果不謹言慎行，恐怕在社會上到處得罪人，與人為敵，破壞和諧，成為罪人，怎能成為一位仁者呢？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又在《子路篇》說：「剛毅木訥，近仁。」顯然孔夫子對於仁道的標準，最起碼要能守口德，不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只炫口技卻不信實，將會作賤自己的人格。依據夫子平日的觀察，慣用花言巧語取悅於人，或以外貌迷惑於人，都是有失仁德，唯有做事能剛毅、果決、樸素、信實的人，才得以接近仁道。

孔夫子又在《論語・子路篇》向魯定公分析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的道理。有一天魯定公問：「一句話能夠振興邦國，有這樣的事情嗎？」孔夫子回答說：「說話不要如此下決定，但古人說：『當一國君王很困難，要當臣子也不容易。』如果能夠知道君王不好當，而謹慎於國政，這句話不就幾近於振興國家嗎？」魯定公又問：「一句話可以喪失國家，有這樣的事情嗎？」孔夫子回答說：「說話不要如此下決定，但古人說：『我當君王沒有什麼感到快樂的，只是我的話沒有人敢違抗而已。』如果所說的話是對的，而沒有人違抗，不也是很好嗎？如果是不對的，卻沒有人敢違抗，這一句話不就是接近喪失國家嗎？」可見說話的重要性，一句話可害人害己害社會害國家，一句話也可以利人利己利國家，能不謹慎嗎？

人生的過去只能回憶卻不能重來，未來的時光只要我們善於規劃好好運用，加強律己的功夫，使我們的言行舉止能夠利人利己利社會利國家，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平時不能謹言慎行，必然給自己帶來許多的災禍，讓自己的一生不得平靜。還有一些事情必須隨時去做，

才能為將來的人生提供幸福美滿的條件，古德有《人生不能等的八件事》，正可提醒我們，在生活中去體會並加以反省與充實：

1、不要等到想要得到愛時，才學會付出。
2、不要等到孤獨時，才想念起你的朋友。
3、不要等到有了職位時，才去努力工作。
4、不要等到失敗時，才記起他人的忠告。
5、不要等到生病時，才意識到保重身體。
6、不要等到分離時，後悔沒有珍惜感情。
7、不要等到家財萬貫，才準備要奉獻人。
8、不要等到臨死時，才發現要相信耶穌。

08 言之得無訒

【原文】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問其言也訒　如此即可稱之為仁
孔子回答為仁很難　說話謹慎須負責任

司馬牛又問說：「不隨便開口說話，就是有仁德的人嗎？」孔夫子說：「要真正能做到是很困難的，因而說話怎能不謹慎呢？」

在我們平時的生活中，有些話聽起來很簡單，但真正要做到其實不簡單，尤其是個性衝動暴躁不假思索的人，從來不知道檢點自己，通常自以為是，更是容易犯這種毛病，自己以為很聰明，事事都能幹，無往而不利。說起來很容易，等到面對的時候，才知道困難重

重，手足無措不知如何著手，等到備受打擊時，經常因此而心情鬱悶，甚至於讓自己惶惶終日難以心安。當司馬牛聽到孔夫子告訴他說：「仁者，其言也訒。」個性急躁的他就直接了當地說：「不輕易開口說話，就是行仁道了嗎？」言下之意，就是那麼簡單嗎？夫子知道他衝動的個性，所以針對他的缺點告訴他說：「實行仁道是很困難的，說話怎能不謹慎呢？」這又是孔夫子因材施教的實例。

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聽起來好似很簡單，但我們好幾輩子都未能修好，所以一直沉淪在輪迴中，無法出離，致使上天派遣諸多仙佛神聖下凡度化有緣的原靈，至今未能度盡。《地藏菩薩本願經•閻羅王眾讚歎品第八》載：「佛告閻羅天子：『恣汝所問，吾為汝說。』是時閻羅天子瞻禮世尊，及迴視地藏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觀地藏菩薩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眾生，不辭疲倦，是大菩薩，有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事。然諸眾生脫獲罪報，未久之間，又墮惡道。世尊！是地藏菩薩既有如是不可思議神力，云何眾生而

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脫？唯願世尊為我解說。佛告閻羅天子，南閻浮提眾生，其性剛強，難調難伏。是大菩薩於百千劫，頭頭救拔如是眾生，早令解脫。是罪報人乃至墮大惡趣。菩薩以方便力拔出根本業緣，而遣悟宿世之事。自是閻浮眾生結惡習重，旋出旋入，勞斯菩薩久經劫數而作度脫。』」人間是磨練我們心性的地方，是成就仙佛聖賢的處所，我們要多參研聖賢仙佛的經典，從中得到祂們的引導以成就自己。

降世來到人間為人，是一件非常大的福報，因為唯有當人才能修道回歸本位，因此要珍惜難得的人身，趕緊藉此假身以找回真本性，乃這一輩來到人間最有價值的事情，一旦面臨死亡呼吸即將停止，那時後悔就慢了，只能留下遺憾的感嘆，那又有何意義呢？要找到自家的佛性，必須找明師指點，然後自己要猛下功夫，從心性的淨化著手，直到一塵不染，一絲不苟，才得以找回天賦的本性，最終契入大道。濟公活佛撰有《見賢思齊》好文一篇，可為修道士的座右銘：

以聖賢為師　經典為鞭策　善友來提攜
以戒律為師　能約束身心　去無知無明
以禮法矩度　做舉止規範　溫良顯謙恭
以學問之道　來濟弱扶傾　方一道同風
以智慧明顯　見賢而思齊　器度更恢宏
以忍辱負重　續薪火傳承　顯一貫正宗
以精進不懈　為開創守成　而一如始終
以持戒定慧　發四宏誓願　渡芸芸生眾
以佈施三昧　求功不唐捐　宜隨順因緣
以禪定觀心　悟人我殊途　真道法自然

09 君子不憂懼

【原文】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司馬牛問君子之道　夫子回答不憂不擾
君子修養不曾畏懼　如此行為絕不能少

司馬牛請問君子之道，孔夫子說：「君子要能做到不憂愁不恐懼。」

修道修心，然而心以身為依止，沒有色身，此心修行無著力點，是以修心之前要修身，修身必須奠定好人倫的基礎，《大學》告訴我們：「身為君王，要盡力做到仁慈；身為人臣，要盡力做到恭敬；身為人子，要盡力做到孝順；身為人父，要盡力做到慈祥；與朋友交往，要盡力做到誠信。」心為身的主宰，修身以修心為主要，所以

《大學》又告訴我們：「所謂的修身，要從端正心念著手：身體出現憤怒的情形，是由於心念不能夠端正；身體出現恐懼的情形，是由於心念不能夠端正；身體出現偏好的情形，是由於心念不能夠端正；身體出現憂患的情形，是由於心念不能夠端正。身體的行為不能夠端正，是由於心神外馳的原因，因而造成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現象，這就是所謂修身的根本在修心。」

在《論語》的篇章中談及有關「君子」有107處之多，除了對君子與小人的分別之外，如今不妨從中舉出一些有關君子的說法，讓大家再深入去體悟。《學而篇》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又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為好學也已。」《為政篇》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八佾篇》子曰：「君子無所爭，必

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里仁篇》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又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公冶長篇》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雍也篇》：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泰伯篇》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顏淵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憲問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又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又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衛靈公篇》子曰：「君子固

窮，小人窮斯濫矣。」又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又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又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又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言廢人。」又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又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君子的成就在於這顆心，此心能達於仁德，並發揮大公無私的精神，才是真正成就君子之道，在平時與人相處才得以無憂無懼，上述《論語》各篇章所述，都提供我們成就君子的方法。在此濟公活佛也提醒我們欲成為君子的修道士，當要擁有這些心：

得道要有感恩惜緣之心，學道要有虛心受教之心；

修道要有腳踏實地之心，講道要有依理應天之心；

辦道要有全力以赴之心，成道要有志恆堅毅之心。

10 斯謂之君子

【原文】「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說不憂不懼　如此行為君子之舉
夫子回應內省不疚　不憂不懼君子可居

司馬牛又問：「能做到不憂愁不恐懼，這樣就可以稱為君子了嗎？」孔夫子說：「能做到自我反省而且不會愧對他人，又何必憂愁恐懼呢？」

心是萬法之源，所有的萬事萬物萬象皆是此心所生，可見心乃是一切的主宰，世人平時所產生的情緒，無非都是心的作用，此心乃是大道的產品，心能通各界，十法界也都是心的作用，因此修道只有

在心處下功夫，才得以證得本性，回歸大道。君子與小人、佛與魔、聖人與凡人，也都是此心的作用，因而濟公活佛告訴我們「修道修心」，別無他處。

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依據真理大道行事，心胸光明正大，自然不憂不懼。然而不憂不懼，並非在言詞上的表達，用以向人誇示自己的修為，並獲得他人的讚歎與掌聲。必須要實事求是，言行如一，才得以成為真君子。《大學》載：「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能做到慎其獨的君子，對自己的做法有信心，自然心性光明而坦蕩，憂懼自然就遠離了。

上篇已將《論語》中，有關「君子」的部分舉出，今再將未舉出者，做一整理，以為有緣人提供參考：《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

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陽貨篇》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又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微子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子張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又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又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又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堯曰篇》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

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又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在道場上修行，要在淨化心性，以開啟智慧能量，自然能夠活潑應事而無憂無慮，活佛師尊曾提醒我們：

學道學到聖賢之法度，
修道修到彌勒之大肚，
講道講到真正之深度，
辦道辦到十方之廣度，
行道行到三曹之了度。
學道在日常，修道在心腸，
講道在性上，辦道在道場，
行道在身上。

11 人皆有兄弟

【原文】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司馬牛擔心地問說　人皆有兄弟家道妥
為何我獨無真難受　這到底是什麼因果

司馬牛憂心地說：「他人都有兄弟，唯獨我沒有。」

兄友弟恭是家庭和諧的基本，是讓父母親安心的作為，也是盡孝道的一環。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是父母所生，情同手足，如果能夠和睦相處，將給父母帶來安心與歡樂。如若兄弟鬩牆，互相爭吵不休，父母為了要化解兄弟姊妹間的矛盾與爭端，經常要用盡心機費盡口舌，仍然無法平息手足間的爭吵，這會給父母親帶來煩惱與憂愁，實為不孝。如果兄弟姊妹間都能互相敬重，一家和樂，不但外人稱譽，

家中父母也會得到無限的安慰與快樂，這一種孝順遠比給錢給食物還要來得珍貴。

《論語．為政篇》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對於父母親只給吃，但卻不出自誠心的敬重，和養狗養馬有什麼不同呢？如今的社會風氣，有時對待寵物比對待父母還來得用心，如此的情景實是末世道德淪喪的現象，如不即時猛醒改善，恐怕社會還會更亂。

《論語．為政篇》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平時面對父母親，一定要能和顏悅色，以取得父母的安心與快樂，使其沒有後顧之憂，才是真正的孝順。絕對不要以為父母親交代的事情都有做到，有給美食吃，就是孝順。真正的孝順，除了做到給吃以外，還要真正能分父母之憂解父母之愁，每與父母親在一起時，必須保持高興的心情，不要愁眉苦臉，也不要驕氣橫秋，更不能怒目惡言，那就失去孝順的真義了。能做到

孝順，必然家和萬事興。

司馬牛有向巢、桓魋、子頎（讀其）、子車四個哥哥，個性都驕奢暴戾，非兄弟鬩牆，即沆瀣一氣，經常製造社會問題，唯有司馬牛宅心仁厚，不恥其兄長的行為。依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有「孔子國宋，桓魋惡之」的史料：宋景公二十五年，正值周敬王二十八年（西元前492年），孔夫子帶領學生離開衛國，經過曹國，要到宋國去。在途中夫子與學生在城外一棵大樹下演禮，桓魋非常討厭孔子，藉機想要殺害孔夫子，並將大樹拔去。顏回勸夫子趕快離去，但孔子卻面不改色，不慌不忙的說：「上天生給我救人救世的德性，桓魋又能對我如何呢？」後來離開宋國到鄭國去了。

司馬桓魋，本姓向名魋，桓是其族氏，春秋時宋國的大夫，又稱司馬，最初頗得宋景公的寵信，由於生活奢靡，又過於跋扈，自恃擁有宋國的大權，有時公然與宋景公分庭抗禮，因而得罪宋景公。根據《左傳》記載：魯定公十年（西元前500年），司馬牛為衛國大夫

時，他的哥哥司馬桓魋叛亂，其大哥向巢率軍攻打，桓魋不敵，逃到齊國。齊卿陳成子委任他當次卿，司馬牛不願意和他同朝為官而辭去。由此來看，司馬牛有五個兄弟，卻各有自己的志向，甚至於互相攻伐，兄弟間的感情不和睦，有兄弟猶如沒有兄弟，所以自己非常感嘆，並且憂心地說：「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聖人遇困，深信上天神明定會保佑，心中有佛信心十足，但身為修道士，要深明求佛拜神的真正含意，濟公活佛曾說：

求佛拜神不只求福氣，是要開啟智慧，
有智慧必有福氣，有智慧的人才會解脫，
有福氣的人有時候只會造罪而已，
所以修道最可貴的二件事，
最好能福慧雙修，那你受惠才無窮。

12 死生皆有命

【原文】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子夏聽後回答問題　引達人說請聽仔細
死生有命因緣果報　富貴在天命運關係

子夏說：我卜商（子夏）聽說：「一個人的生死自有天命，富貴是由上天所安排。」

古德有一篇《修身造命》之文，人生敘述的淋漓盡致，其文內容：「生死循環自古知，難能壽滿百年期；千間廣廈空身去，萬頃良田素手回；父母恩深終須別，夫妻義重也分離；人生似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南柯一夢若黃粱，堪嘆人壽不久長；生死雖由八字定，命數還隨善惡轉；居家有福和為貴，處事無爭忍乃全；吃虧乃是

尋常事，樂善長存自在心；勤修善德莫蹉跎，改變命運自掌舵；只要積功防過錯，氣數那能束縛我。」人人的八字命運，好似天定，其實都是自己過去世所為，天律只是在機緣成熟，公正地將果報反映在如今每個人的身上而已，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命運。

子夏是司馬牛的同學，在文學上的造詣甚深，對於經典的融會貫通在同學中算是佼佼者，他在聽到司馬牛的憂嘆之後，知道他受困於此，於是開導他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乍聽之下，似乎人的命運是由上天註定的，然而再進一步去探討，上天是依據甚麼原則來註定我們的命運呢？就是根據我們前世所造的業來註定，是以佛家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是果，今生作者是。」一切命運的窮通富貧貴賤，都是自作自受，怨不得天尤不得人，應該要自我檢討改善，才是最好的改變命運之術。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裕和權貴，都是世人所喜愛的，如果不能以正當的方法獲得，雖然得到了，也不能安心享受。貧

窮與鄙賤，都是世人所厭惡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避離，雖然想要避離，也很難甩掉的。一位君子如果拋棄了仁德，怎能成就君子的盛名呢？真正的君子是不能夠有短暫的時間違背仁德的，雖然處在急促倉皇的時刻，必然要依仁德行事；雖然面臨流離失所的情境，依然要依仁德做事。」可見要改變命運，必須先去除錯誤的觀念，對於正確的觀念要堅持，並要在任何的環境下不能失去原則，如此才得以改變命運。

《大學》載：「唯有具有仁德的君子，才能將習性從本性中驅離於外，不使其同存於心性之中，這就是唯有仁德的人，能敬愛本性，能厭惡習性。看到賢能的本性不能舉用親近，而且舉用不能優先親近，這就是輕慢。如果看到不善的習性而不能退離，或者退離不能疏遠，這就是過錯。如果喜好本性所厭惡的，或者厭惡本性所喜好的，這就是違反天性，災禍很快地就會降臨身上。所以君子要行於中正的大道，必然要以忠信獲得，如果驕泰必然會失去。」這是改變命運的

方法，要從心性上的淨化做起，不能只是談談理論，以為獲得真傳，等到禍害臨頭，不知道檢點自己，又怨天尤人，於事是無補的。

改變命運是靠自己在平時生活中觀察自己的言行舉止，有錯即改，直到正確為止，命運自然改變。絕對不是求神問卜，或者去讀很多書，吸取很多知識，卻不在生活中去實踐印證。活佛師尊提醒我們改變命運要注意的事項：

安逸中腐蝕了鬥志，情慾中消磨了理智，
妄念中出現了貪執，虛幻中隱蔽了真實，
困厄中激發了鬥志，苦難中引發了慈悲，
修道中端正了行止，規矩中拴牢了意識，
人生中看淡了得失，覺悟中超脫了生死，
生活中啟迪了禪思，平凡中創造了恆持。

13 君子敬無失

【原文】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子夏續跟司馬牛說 君子誠敬沒有錯過
與人相處恭敬有禮 人際關係自能開拓

子夏接著說：君子平時要心存誠敬而沒有過失，與人相處要做到謙恭有禮。

子夏對司馬牛的建議，希望他不要因兄弟感情不好，感到憂慮與悲傷。每個人應該針對自己的命運想辦法去改善，改善的方法，不外是從內在的存心，與外在的待人處事。內在的存心要能誠敬，而且時時檢點自己的過失而加以改善；外在的待人處事要能謙恭有禮，自然情況就能有所改變，未來的前景就會愈來愈光明，心胸就會愈來愈寬

闊人緣愈來愈好，不但兄弟間的感情會愈來愈和睦，外面的朋友也會愈來愈多。

「敬」是出自內心誠心地仰望並表現於外的尊重行為，心有誠敬則行事謹慎而不隨便，過錯自然減少，能敬重他人，他人自然回以敬重，互相間的感情自然能夠體諒與融通，必然減少許多衝突，氣氛自然和諧。人之所以會犯過失，明知故犯的少，大多數是疏忽，只要能夠敬慎處事，過失自然減少。偶而不小心犯了過失，由於時時敬慎，很快就會察覺而改善，過失也會漸漸減少，最怕是知錯不改，那就會成為罪惡了。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無心犯錯稱為過，有心犯錯稱為惡。過失是出於自己不知道，罪惡是因為有所倚恃而造成。所以有過失的人，允許他改過自新，自然有懺悔的條例存在；恃勢造惡的人，降貶到陰府去懲罰，所以姦淫所遭受的災禍，天律很難寬恕。要不然上天有好生之心，難道會將其出生後，反而又將他

殺害嗎？《書經・太甲篇》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讀換）。』強調自作的罪孽，是無法逃避天律的懲罰。這並非是上天想要殺人，實在是自己造孽的因素引起。所謂的孽，是惡業的累積。如果堅持造惡業而不悔改，所造的罪孽不是更嚴重嗎？世人又何必那麼辛苦自尋煩惱，自招災殃，有時報應在自己身上，有時報應在子孫，最後導致無窮的禍害，到處流竄，災殃禍害一波一波來到。」所以罪惡不可造，過失要速改，才能讓自己遠離禍害，而且可以增長福慧。

待人處事要能謙恭有禮，才能培養出美好的感情，互相間的關係才會良好，社會才能和氣，國家才能安定，人民才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節的運用，要以能達到和諧為最可貴。古代聖王治理國家的方法，以能達到和平為最美好。無論大小事情都要以此為原則，如果遇到行不通的時候，也要深入去了解和平的真諦，而去實踐真正的和平，如果沒有禮節的制衡，有時也是行不通的。」又說：「謙恭的態度，也要合乎禮節，才能免於受到恥

辱。」

人品的建立在於平時的生活中，在待人處事時，內心要守誠敬，外表要能謙恭，內外要能如一，才是真誠的表現。絕對不可說一套做一套，言行舉止輕浮而不敬重，高傲而不謙卑，那將會惹人嫌討人厭，最後將導致眾叛親離，連情如手足的兄弟姊妹都會反目成仇，如此的人生，既煩惱又痛苦，過著人間煉獄的人生，自挖陷阱，自討苦吃又何必呢？濟公活佛有一段話，對我們修身養性甚有幫助，不妨時時拿出來自我檢視，並且加以鞭策：

清淨之心以修身，儉以養德現天真，
勤則不愧實修心，敏則有功履大任。
蓋世功名不伐矜，取義方成仁，
心敬心誠德存，養節以惠人。

14 四海皆兄弟

【原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夏接著繼續分析　四海之內皆是兄弟
君子豁達不生分別　無緣大慈心生歡喜

子夏接著又說：四海之內所有的人，都可以當作自己的兄弟，君子能有如此胸襟，怎會擔憂沒有兄弟呢？

有愛心有敬心，外人也可以成為如同手足親近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互相間的感情不和睦，互相反目成仇，親情同手足的兄弟姊妹也會比互不認識的外人還可怕。萬事萬物萬象本出於大道，人為萬物之一，其根源於大道，是以說大道是萬物之母，因此所有的人在大道之下，都稱大道為母，我們當然都是兄弟姐妹了，因而說「四海之內皆

兄弟也」。四海者，天下也，也可說是娑婆世界都包括其中，那要看自己的體悟，智慧的開發，心胸的寬闊了。

老子在《道德經》的二十五章說：「有一種東西是萬物所混合而成，比天地還早出生，其本質無形象無聲音，一直以來都是獨立存在，不因任何情況而改變，到處運行從未停止，可說是生育萬物的根源，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就稱之為『道』，因其廣大無邊，也可勉強稱之為『大』；大到難以看到，又可稱之為『逝』；又是因其距離非常遙遠，又可稱之為『遠』；這遙遠之處原來又回歸大道的根源，又可以稱之為『返』。由此可見，大道很偉大，能長養天地萬物；上天很偉大，能覆蓋萬物；大地很偉大，能承載萬物；聖王也很偉大，能夠參贊天地化育。要知道在宇宙中，這四者都很偉大，聖王也是其中之一。人為天地所承載，所以要就近效法大地；大地為上天所覆蓋，當要效法天；天為大道所包含，當要效法大道；道以自然為依歸，當要效法自然。」

人的本性皆具聖佛仙真的本質，然累世受到慾望的污染，生出了許多自私心、貪婪心、瞋恨心、嫉妒心等不良習性，從此開始爭鬥而產生因果，所以在命運中展現許多愛恨情仇之事，從此有恩恩怨怨、分分合合之情事。因此有因兄弟感情好而相親相愛，也因兄弟感情不好而反目成仇，從此可看出司馬牛的憂懼，是由於本來的兄弟感情不和，因而感到無助憂傷，希望能從外得到彌補兄弟情的不足。子夏因此而勸他只要學君子的「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自然四海之內，都可以找到如親兄弟一般的感情，何必心存憂患而感到戚戚焉呢？

我們的靈性都是同一母所生，只要我們修回本性，不再生分別心，我們的靈性都是母娘所生的好靈兒，是以《玉露金盤》載：「無極老母，即是金母娘娘，自混沌未分，乾坤未闢之時，老母就是一靈真性，統含陰陽之炁，獨守其中。及至天地分開，辨了上下，老母真性，結盤虛無，散則瀰漫宇宙，捲則斂如黍珠。彼時，無極太極，混

混淪淪，寥廓無光，虛無並無一物，地上亦無人煙鳥獸。（中略）老母左右常有百萬天神，拱向聽使，按時變化，但無人物，冷淡塵寰。老母乃將自性分下一粒，吹上真炁一口，即時變化。一粒化成二粒，二粒化成四粒，四粒化成八粒，霎時化成九十六億真性靈根種子，放在金盤，一粒粒擺開，囑曰：『靈性！靈性！滿盤諦聽，普下紅塵，母替誡命。」所有靈兒來到凡間，各自沾染不同習性，因而落入輪迴，冤冤相報，若未能聞道修行，實在難以回歸正道。

由於沾染不同習性，如果未能聞道實修，經過嚴格的鍛鍊，清除人間的污染，才能回歸本位，這是每個人要做的工作。南極仙翁有《考卷》的訓文一篇，可為修道士參考：

考不動你的心，就不叫考卷；

不令你身心受煎熬的，就不叫煅煉。

過的了關，就回到性命的源頭；

過不了關，就走到人生的盡頭。

15 可謂明也已

【原文】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 子張請問孔子明智 浸潤之譖要能確知
> 膚受之愬不能通行 如此才是明智本質

子張請問明智之道，孔夫子說：足以滲透人心的讒言，還有感同身受的訴冤，都能夠不受其蒙騙，這種人可說非常明智了。

世人的心性本來清淨，只因來到人間攀緣著境而生慾望之心，從此貪嗔癡三毒毒化此心，起了意識心，習性取代本性主事，元神不再是主人，識神卻取而代之，成為人生的指導者，其下場就是在苦海輪迴不已。其現象就如《大學》所說：「心有所忿怒，身就不能夠端

正；心有所恐懼，身就不能夠端正；心有所偏好，身就不能夠端正；心有所憂患，身就不能夠端正。身之所以不能端正，是由於心不在身上，導致眼睛雖在看東西，卻有看沒有到；耳朵雖在聽聲音，卻有聽沒有到；嘴巴雖在吃東西，卻不知道其中的味道，因而身體無法產生正常的功能。」忿怒、恐懼、偏好、憂患是情緒的作用，顯然習性已經覆蓋了本性，本性未能產生作用，從此情緒使得身心靈不安，讓我們手足無措。

《大學》又說：「世人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會產生偏愛；對於自己所厭惡的人，會產生偏恨；對自己所敬畏的人，會產生偏從；對於自己所憐憫的人，會產生偏心；對於自己所輕視的人，會產生偏見。因而世上的人，喜愛一個人又能發覺他的缺點，厭惡一個人又能發現他的優點，這種人就自然少見了。」這是由於有智慧的本性，被偏離正道的意識心蒙蔽了，所以無法看清真相。從此世人大多數追求名師，而難以追求明師，從而世道日落，風俗敗壞，人間煉獄即是從

此開始。本章在子張問「明之道」的時候，孔夫子提醒要能做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就可說是「明」了。

所謂的「浸潤之譖」，譖，讀怎四聲，是一種讒言，乃是使用挑撥離間的壞話毀謗人，以達到詆毀他人的人格，敗壞他人的名譽的目的。為了要達到此目的，經常所用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重要讓人能相信他所說的話是真的，被詆毀控訴的人真的很可惡。浸潤是水漸漸滲透的現象，這種譖言要讓人相信，就是聽者在不知不覺中被影響了。因而必須要有智慧有警覺心的人，必然在聽到的第一時間就起了防範作用而不被影響，譖言就行不通了，這就是明智。

所謂的「膚受之愬」，愬，讀素，是對人的控訴，一般是自認為遭受不平的境遇，對相關的單位或者人提出鬱鬱之冤情，希望相關者能聽得懂他的冤情，進而幫他平反冤情，其所使用的語言，都常要能夠打動人，使其感同身受。至於其所訴的冤情是真是假，那得要看聽受者，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判斷。膚受，有浮泛不實、利害切身、感同

身受的意思。如果不能持有公正的心，擁有明亮的智慧，就無法認清愬言的真相。因此孔夫子說「膚受之愬不行焉」，就是明智之舉。

來到人間要想找回自己的本性，必須要行正道才得以找到，所謂正道，就是修道要修心，而不是到處去求法。如果能認清人間的一切，都是心的作用，那就要去淨心，否則就會沉淪於苦海，古佛有《人生是苦海》之文可參究：

人生本是苦海，請問苦海在哪裡？
迷信才是苦海，不信真理才是苦海，
識不透無常才是苦海，
跟著人團團轉才是苦海，
人生道路沒有方向才是苦海。
而你找到人生正確的目標嗎？
還是仍在名利恩愛，酒色財氣中打轉？

16 可謂遠也已

【原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滲透讒言難以分辨　感動訴冤容易受騙
能夠識破難以有效　智慧具足遠離偏見

孔夫子接著說：足以滲透人心的讒言，還有感同身受的訴冤，都能識破而行不通，這種人可說是見識深遠了。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如此的讒言與訴冤，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時，我們是否有智慧去識破，而且不影響我們的判斷與行事，讓我們不至於成為無知的盲從者，或者成為助紂為虐的幫手。相信我們都不想成為不明事理的冤大頭，也不想成為冷漠無情的旁觀者，是以平時在生活中要多去體驗與參究，在親證的歷練中，將自己磨練成為通達

事理的明理人，讓我們能在遇到事理糾纏時，不為所困而能處理得圓融，如此不但是一位具有遠見的人，而且還能夠遠離禍殃的傷害。

明理的修道士，當知道本性中一切具足，不必向外攀緣，為了引起他人注意而到處炫耀自己的才能，如此將會障礙修道之路。一切本於自然，只要隨緣應事，不起二念，如此才能保有純樸的本性，顯現妙有的智慧，以圓滿應事。來到人間必須禁得起環境誘惑的考驗，仍能不被「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所蠱惑，仍能保持清靜而不動搖，才能證明自己仍保有常住真心的本性，如此才有資格進入聖佛仙真的行列。老子在《道德經》第八十一章說：「誠信的言語往往不好聽，好聽的言語往往沒有誠信；善於說話的人不與人爭辯，善於爭辯的人不一定善於說話；有智慧的人不會賣弄廣博的學識，喜歡賣弄廣博學識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要學習聖人的大公無私，雖然具有無窮智慧的財富，能毫不保留去幫助別人，如此的智慧會愈用愈出而愈多；能夠無所住著而施與他人，自己的德量能夠更為寬厚。修道士當學習天道的

精神，以好生之德利益萬物而不傷害；學習聖人大公的行道精神，無私的作為而不與人相爭。」

世人喜歡得寵不受辱，所以經常在各個場合爭寵而失去理智，於是造下難以消除的罪業。為了不受辱，所以經常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爭功諉過，從來不去檢討受辱的原因而加以改善，於是經常受辱而爭辯之以惡言相向，為了顧全面子全不顧真理的存在。久而久之，難免顛倒是非而造下難以解脫的惡業，卻在言行舉止中出現不正常的現象而不自知，如能時時刻刻在面對人事物的衝擊時，當下反觀自照，自然能夠消除業力於無形中。因此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三章提醒我們：「端看世人，在得寵時容易驕傲，在受辱時容易瞋恨，這是人生最大的憂患。所謂的『寵辱若驚』，是說在受寵愛時，常有被捧上天堂的感覺；在受侮辱時，常有被逼下地獄的感覺。當一個人受到寵愛或侮辱時，通常會有驚嚇的情緒反應。所謂的『貴大患若身』，是說由於是人有了色身，所以才會產生憂患，如果色身已不存在了，

怎麼會有憂患呢？是以平時要多在定力，以及善養身心方面下功夫。經常能重視及愛護此身心，擴及到關心眾人身心的人，才是真正懂得運作大道真理的人。」

修道要能明理實修，才不會在寵辱之中，受到情緒波動而判斷失真。古德有《知理》一篇，可為我們提供修行的正確觀念：

知理就是知道道理，是來探視自己、檢視自己，

而不是用來探視別人、檢視別人。

修行當中，如果我們常常看到別人的缺點，

不能夠看到自己的缺點，你在指責別人的當下，

就如同在指責自己，所以要非常謹慎。

修行當中要提升自己的心性，

如果你的外功做得再多再好，心性無法提升的話，

做得再多，這個質和量都會減一半。

17 足食兵民信

【原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請問有關執政　孔子回答食物豐盛
兵強馬壯保護國民　百姓信任出自真誠

子貢請問治國之道，孔夫子說：「必要使百姓豐衣足食，使國家兵強馬壯，而且還要取得百姓的信任。」

國家成立的要件，人民、土地、主權，人民要能吃得飽，土地要有軍隊保護，主權要大家有信心，如此國家才能富強安樂。《管子・牧民篇》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說明了百姓家中糧食充足，才有心情顧慮到禮儀；豐衣足食，才有心情重視榮譽與恥辱。然而在生活受到飢寒時，就容易生起盜賊之心，這是一般百姓

的情況。是以執政者能夠讓百姓豐衣足食，乃是穩定民心，讓社會有秩序的基本條件。然而飽暖思淫慾，貪婪的慾望如不能制止，將會如橫流潰堤一般，破壞社會秩序，使得社會動亂，因此國家要有一支強而有力訓練有素的軍隊，以抵禦外侮，以穩定國情。然而政治的領導者，雖然給百姓富足的生活，也養了強大的兵力，如果不能取得百姓的信任，終究還是無法穩定國情，仍然爭端四起，到處抗爭可見，衝突的機會更多。

《孫文語錄》說：「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係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道盡了建設國家的要義及其內涵。孟夫子則在《孟子•盡心下篇》說：「人民最重要，其次是社稷，君王最輕。因此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就可以當天子；得到天子的賞識，就可以當大夫。如果諸侯危害國家，那麼就可

以改立諸侯。犧牲已經養得肥胖了，祭品準備已經潔淨了，祭祀禮儀也按時舉行了，然而還是發生旱災水災，那就要改變社稷的神壇了。」國家的成立，君王的執政，無非就是要給百姓一個安和樂利的生活環境，違反這個原則，那就必須要改善了。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用道德來處理國家的政事，就可以如同北極星一樣，居住在固定的地方，眾星自然會圍繞著它運行。」執政者能率先行於正道，所有百姓自然會效法而追隨，政者正也，領導者本身行於正道，下面的人誰敢不行於正道。孔夫子又說：「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整飭人民，只能讓人民暫時免於犯罪受罰而已，卻無法讓百姓有羞恥心。如果能以道德來約束人民，以禮教來化導人民，人民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

治國由治身開始，治身要在治心，心淨則一切淨，心為一切的主宰，成佛成魔，上天堂下地獄的關鍵者。先哲有《心真一切真》之

文，供修行參考：

唯有真知真行，才有內心的踏實；
唯有真功實善，才有德性的累積；
唯有真修實煉，才有機會攀天梯；
唯有真心誠意，才有法船聖域趨；
唯有真經啟發，才有悟入道相依；
唯有真道薪傳，才有代代心燈提；
唯有真愿承擔，才有開創聖足跡。
只有三施，沒有三毒：財施量力去貪弊，
法施無我去瞋疑，無畏施多歡喜、去癡迷。
聖道的影響力，精進眾賢的學習；
唯有自我突破，修煉培基；
真切向聖賢仙佛看齊，才有人才濟濟永不息。

18 必不得已去

【原文】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必不得已三者去一　何者為先最為適宜
夫子回答可先去兵　這是治國重要原理

子貢又問：「如果必不得已要去除，足食、足兵、民信，這三者以哪項為先呢？」孔夫子說：「去除軍隊為先。」

兵者，可以保國安民，可以抵禦外侮，使得疆土不受侵略，確保國家的安定。然而兵者也是凶器，足以造成國家的動亂，引起戰爭將使家園不得完整，甚至於顛沛流離，民不聊生，是以要善用軍隊，不要為了展現強大的國力，示人以兵器，用以威嚇震懾他國，以此造成

窮兵黷武，造成互相報復征戰，使得百姓永無寧日。是以軍隊兵器是備而不用，預防內亂外患，而不是為了展現霸權，甚至於侵凌弱小。因此，孔夫子在回答子貢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時，說：「去兵。」顯然在這三者中，讓國家安定是比較不重要的。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章有關兵的分析說：「以真理大道來輔佐國君者，不以靠雄厚的兵力來強取天下。用兵之事，很快地就會得到報應。軍隊所到之處，戰事連連，百姓逃離，田園荒蕪。當戰爭過後，橫屍遍野，瘟疫流行，百姓飢餓，災禍叢生。善於處事的人，謹慎用兵，只求濟事，當成功有好結果，見好就收。所以成功之後，不敢仗勢欺人；成功之後，不敢自高自大；成功之後，不敢炫耀自己；成功之後，不敢驕傲自滿。當成功之後，要認為是不得已而為的；成功之後，就不要再逞強。要知道自然的道理，萬物成長茁壯後必會衰老。因而逞強逞能，就稱為不道，也就是做了不合道理的事情，只會提早衰亡而已。」

老子又在同經第三十一章說：「所謂的兵器，是不吉祥的東西，並非是仁德君子所使用的東西，在不得已使用時，要以清淡仁慈存心，小心謹慎，適可而止，最為上策。即使是打了勝仗，也不要以為是光榮美好的事情。然而那些以為打勝仗是美好者，是以殺人為快樂，那些以殺人為樂者，是不可能順心如意得到天下的。擁有精銳兵器這些不吉祥東西，連萬物都覺得討厭，所以有道之士是不會接近的。君子宅心仁厚具好生之德，常以柔靜自處，所以居處以左邊為尊貴。用兵打仗者志在殺敵打勝仗，所以居處以右邊為尊貴。吉祥的事以左邊為尊位，凶喪的事以右邊為尊位。偏將軍非戰場的主將，所以居於左邊；上將軍指揮打仗，有生殺之權，所以居於右邊。也就是說把打仗當作喪禮來看待。因為戰爭殺傷無數，要以悲憫來哀悼，即使是打勝仗，也要舉辦喪禮來慎重處理。」

上天有好生之德，聖人學天之道亦具備好生之德，老子認為戰爭並非好事，如若非戰不行，也要把傷害降到最低，以戰止戰，說明戰

爭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有和平的結局。《論語·衛靈公篇》載：衛靈公向孔夫子請教作戰的方法，夫子回答說：「有關禮儀之事就曾聽說過，關於作戰之事還沒學習過。」第二天就離開衛國了，技巧的避開造下惡業，這就是聖人的智慧。每個人都具有聖人的智慧，只要開啟了，何事不能通達呢？濟公活佛有《無師自通》之文引導我們：

你們的心如果能靜到極處，
那麼身上的穢氣、不通的氣，
自然就通了，那個叫做無師自通。
因為你的佛性在治療你自己，
你的心能夠靜氣能夠平，血液循環就會好，
病也會跟著好起來。

19 民無信不立

【原文】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貢又問如果再去　何者為先正確之舉
孔子回答可以去食　自古有死無信難居

子貢接著又問：「如果再必不得已要去除，其餘兩項之中哪項為先呢？」孔夫子說：「要先除去食物。自古以來，人都會死亡，但對百姓沒有誠信就不能立足於世。」

《大智度論》載：「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華嚴經》載：「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信為仁義禮智信五常德之一，居五行之中央而統四

方，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人倫八德之一，是世人修道回天的重要基礎之一，對真理大道沒有信心則無法修道，更不能有足夠的德能衝破種種障礙，使本性能夠超越陰陽脫離輪迴而回歸本位，信卻是在平時生活的待人接物中去培養，而不是向外去追求。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做人如果不守誠信，不知道要如何立身處世？就如同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不知道這種車子要如何行駛？」可見誠信的重要性，不只是回天的重要條件，也是人格代表，人間生活圓滿的保證。在《論語》中談到「信」有38次之多，試舉幾例為大家參考：《學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公冶長篇》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述而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泰伯篇》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子罕篇》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顏淵篇》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子路篇》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衛靈公篇》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陽貨篇》孔子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子張篇》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不深信真理，不深信聖人之言，不深信天命，不深信因果，想要進入正道找回本性是非常困難的。可見信在世間及出世間，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至於衣食，只要能溫飽則可，過分追求反而偏離正道．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平時修行守戒，才可以走向正道，必須要深信而確實實行。活佛師尊有《戒》之文，修士可參考：

所以戒讒言以寡孽，戒忿言以釋怨，
戒邪言以正心，戒狂言以避禍。
人往往怒多橫語，喜多狂語。
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
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
故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
講道德，不講是非；說仁義，不說利害。

20 君子質而已

【原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向子貢請問 君子修為質樸為尊
何必以文加以裝飾 如此作為君子有損

棘子成問說：「君子只要質樸就可以了，何必要加以文飾呢？」

本質樸實展現一個人與生俱來本性的特色，可以減少許多的污染，不至於沉淪於慾望的苦海中。然而來到人間，進入了五濁的娑婆世界，是在磨練我們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精神，發揮「和光同塵」的功能，以達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作用，展現大海納百川，大道容萬物的真正內涵。雖然質樸不必文飾，然而來到人間，進入了花花世界生活，必須要知道，無論是質樸或文飾都是大道的作用，在形

色的物質人間，必須知道善用周遭的條件，與人來往要能和諧而暢通，才能夠培養出圓融的本性。如果一味只強調外表質樸，而未能體悟大道靈活應用，必然與外在的人事物格格不入，如何能修到至善地而與大道契合。

藉假修真，必須在人間假境中去找出真相，這是要在生活中去歷練親證。由於每個人的智慧不等，所以有如惠能大師的頓悟與神秀大師的漸修，都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最後要以能找回靈活的本性為依歸。大道的作用廣闊無垠，要找到其根源，必須循序漸進，只要稍有疏忽，必然半途而廢前功盡棄。如果生活中只一味堅持清靜的本性，卻不敢放不去嘗試，在污染的塵境中，磨練出在塵不染塵的智慧，有似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才算是練出真功夫。老子在《道德經》第四章教導我們說：「修道必須要謙虛，不可以自滿驕傲，以此態度來體悟深不可測的道根，才可以契入其根源。修道要挫其銳，也就是不可以展現聰明才智，使得鋒芒畢露；要解其紛，也就是不要受到外境紛擾

的影響，以淨化其心境；要和其光，也就是要能與萬物道源之光相融和，以合其德；要同其塵，也就是要能融入塵世的萬物之中，不生起分別心。如此深入本性，契入大道，才得以知道本性乃大道所生，這大道早在萬象之先已經存在。」

《大學》告訴我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孔夫子在《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大道中，卻難以明白，這是我們的智慧受到妄想執著的蒙蔽，所以無法徹知，因而互相間經常發生爭論。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說：「大自然從無極中開啟的，經過太極演變成日月陰陽兩儀，生出虛精、六淳、曲生三台，來掌理人間的壽算禍福。萬物是由日月陰陽運作所生，人類是從陰陽結合產生胚胎，再分成男女，都是從無極來的。只因機緣成熟靜極生動，剎那間降生人間，墜入了五濁世界。由於貪戀於酒色財氣，因而墮入輪迴中旋轉不

已，受到情波慾海的影響而產生災難，血水到處流遍令人憐憫，屍骨滿山遍野讓人感到悲哀。」

跛足道人在《紅樓夢》說：「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世人總在兩難之間無法選擇，這是由於被事理不明的魔障所礙而形成。古德有《魔》可供我們修行參考：

魔有兩種：一種是外魔，一種是心魔。

外魔比較好降伏，心魔就比較困難了。

他會來擾亂你的心，讓你在看到任何事的時候，

沒有判斷力、失去意志、沒有辦法辨別真假，

他帶你走入黑暗，失去光明。

21 夫子說君子

【原文】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子貢回答棘子成問　君子一言重如乾坤
言一出口駟馬難追　注意言行以免受困

子貢說：真是可惜啊！先生有關於君子的說法，一定要謹慎，話只要一出口，就是用駟馬追趕，也很難追回。

一個人平時的言行舉止，代表其人格與品德，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要求自己，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免於造下難以出離苦海的原因。不要小看一言，一言足以興邦，一言亦可以喪邦。切莫因一言惡小而言之，亦不可因一言善小而不言。積小足以成大，積少可以成多。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四章說：「合

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處理事情的要訣，就是「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棘子成，乃是春秋時代衛國的大夫，在與子貢的談論中，說「君子只要注重樸素的本質就可以了，何必還要去文飾呢？」如此的話子貢認為要達於完美的程度，如此的見解有失中道，所以提醒他說：「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話只要一出口，猶如潑水於地難以收回，所以要謹慎於自己所說的言語。自己的人格都是由自己塑造的，人格品德都是此心的作為，因而時時刻刻要多反省自己所說出的每一句話，與自己心境的連接關係，繼之以參話頭，也就是在未說話之前，自己的心境，到底是受到什麼的影響刺激而起心動念，如果能夠在這心路歷程中多加觀照，必然可以看出端倪，避免被外境所牽引，因攀緣外境而惹事生非，造成難以抹滅的因果，讓自己因而沉淪苦海之中，能夠不謹慎嗎？

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找回自性，不要因錯誤的觀念讓我們

走偏了路說錯誤的話，導致毀了慧命而難以回歸正道。老子在《道德經》第三章告訴我們：「平時不要崇敬賢能的名相，以為高尚，自然不會生爭鬥心；不要注重難得的財貨，以為寶貴，自然就不會興起盜心；不要見境攀緣而心生慾望，心性自然不受擾亂。虛其心，就是要淨空心性，使與道合；實其腹，就是要充實道德，使神清氣爽；弱其志，就是不要自恃自矜自誇自宰自伐自見自有，以達不與人爭；強其骨，就是以道德為己任，以達於自強不息。人人都能修得無知無欲，就能夠無為，返歸純樸的本性，天下自然得以太平。」

講話必須合於道理，才能永恆持續，讓人得以信任尊重，如果不合理而無以讓人信任，當會失信而眾叛親離。是以君子說話言之可信，言出必行，行之必果，是以說「駟不及舌」，君子所言必須慎重，一旦言出，四匹馬拉的快車也追不上，是以君子不該失言。

十惡業不造，即是十善業，十惡業中妄言、惡口、綺語、兩舌等口業占了四成，可見修口在修行中的重要。濟公老師有《修行》之

文，可供參考：
修行的功夫，在於二六時中的隱微動念之際，
你們平常所辦的一切道務，都是行外功。
但是在別人都不知道、沒看到，
唯有你知、天知的時候，你依然表現出光明坦蕩的行為，
那才叫做修行。
道跟道場不一樣的，
道場或許會有某些人事上的缺陷、紛爭、不圓滿，
但「道」本身沒有。因道本無形無相，
哪來的紛爭呀？哪來的對待呀？
徒兒們如果真的要修行，就要提升自己的心境，認理實修，
何必執著於道場的不如意之事呢？
如果真的有不如意之事，那也是人修的不好啊！

22 猶犬羊之鞟

【原文】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文猶如質質猶如文　相輔相成互有益損
去毛之皮難以區別　虎豹犬羊難辨難分

子貢接著分析說：文采猶如實質，實質猶如文采，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斑斕的虎豹，除毛後的皮革，與犬羊去毛後的皮革，非常相似，是很難區別出來的。鞟，讀擴，去毛的皮革。

分辨東西外表的好壞，靠眼睛的辨識力；分辨東西品質的真假，靠經驗的辨別力；分辨品德的高下，靠內在智慧的分辨力。可見辨別能力，關係一個人處理事情的能力。對於事情觀察的愈仔細，處理事情錯誤機會愈少，成功的機率愈高。一件事情從外到內或可分為五個

層次，以人體來比喻，可稱為毛、皮、肉、骨、髓。如果智慧不足，觀察膚淺，所知為皮毛而難以深入；如果智慧具足，觀察深入，知其精髓則無所不通了。本文中提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一般人要辨別虎豹與犬羊，必須要靠毛色的品質去辨別，很難從除去皮毛的皮革去辨別，除非是對其品質有特別研究的行家，才能分辨得清清楚楚。所以對我們來說，外表與實質，在我們的生活中，各有其重要性。

本質為道的根本，文采是德的作用，兩者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兩者兼用，不但可以獨善其身，還可以成為彬彬的君子，更進一步，可以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終究可以兼善天下。如果僅重視內道的本質而不兼顧外在的文飾，則難以入世化人；如果一味追求外在浮華的虛名而捨本逐末，則離道愈來愈遠，社會將會不穩而動亂。可見內外一致、表裡如一，對於修道的君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而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說：「一個人的本質勝過文飾，就會顯得粗

俗；如果文飾勝過本質，就會顯得虛華。如果文質都能兼備，才能成就內外如一的君子。」」

萬事萬物萬象都是大道所生，其中的本質與表象，也都是大道的作用，在待人處事上都必須視情況而善用，才能達到美好而圓滿的境界，如果偏於任何一邊而失去中道精神，那就會出現問題。因此老子在《道德經》第二章告訴我們：天下間所有的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都是大道的作用，都有其因果的關係。聖人懂得其中的奧妙，從不私心用事，也從來沒有先入為主的猜測，都必須深入了解，依其機制就事論事而善用之，所以能以無為而達於圓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妙用在此可見。

世人常以識神主事，元神難以發揮作用，因此辨識不清，糊塗行事而落入輪迴，如果不能轉識成智，終究難以出離苦海。是以先哲有《心靜則智生》之文，教導我們轉識成智的方法：

心愈雜，境界就愈亂，情緒擾亂智慧。

有智慧的人，心是清淨的，沒有雜念，沒有妄想，與自性相應。
心愈雜，境界就愈亂，五花八門擾亂你的情緒，擾亂覺觀。
輕輕讓人幾句話一說，心就動了，沒主意了，這是什麼？
總而言之，一句話，真的是心浮氣躁。
世上沒有不平的事，只有不平的心，
活著總有看不慣的人，就如同別人看不慣我們。
不和小人較真，因為不值得；不和社會較真，因為較不起；
不和自己較真，因為傷不起；不和往事較真，因為沒價值；
不和現實較真，因為要繼續。
不要帶給自己煩惱，也不要帶給別人困惱。
看別人，煩惱起；看自己，智慧生。
心靜則智生，心亂則愚起，
未來少預想，盡量別假設，
把擁有當全部，看當下成永遠。

23 如之何其徹

【原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乎？」

哀公執政問於有若 年饑不足如何生活
有若回答何不行徹 二且不足徹不善妥

魯哀公問有若說：「遇到饑荒的年頭，國家的經費不夠用，要怎麼辦呢？」有若回答說：「為何不實施十分取一的稅法呢？」魯哀公說：「如今實施十取二的稅法都不夠用了，那十取一怎麼夠用呢？」

《孟子．滕文公上篇》載：「夏代每戶五十畝地，實行貢法的稅制；商代每戶七十畝地，實行助法的稅制；周代每戶一百畝地，實行

徹法的稅制。其實質都是抽取十分之一的稅率。徹，是通徹的意思；助，是借助的意思。」君王以及國家的財庫，都是取之於民，因而百姓富足，君王自然就會富足。如果君王只為自己的享受而不顧百姓的生死，最後必然眾叛親離。

唐朝吳兢《貞觀政要‧政體》載：「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篇》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話在提醒為政者當要明白這個道理，如果能勤政愛民，則萬民擁護；如果苛政虐民，則萬民倒戈。君王對百姓橫征暴斂，為了滿足私慾，窮兵黷武，大興土木，酒池肉林，為了享一人之樂，卻讓萬民受苦，百姓積怨，揭竿起義在所難免。文中魯哀公在饑荒之年，不好好反省，如何節省自己及國家的開銷，減低百姓賦稅的負擔，卻還問有若如何增加稅收，居於上位卻不知道民生疾苦，不知道愛護百姓，如何獲得百姓的擁護與愛戴呢？

《孟子‧梁惠王上篇》載：孟夫子拜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

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大概有利於我國的建議吧？」孟夫子回答說：「何必一定要說利呢？只要有仁義就足夠了。如果君王說：『要如何利我國？』士大夫說：「如何利我家？」讀書人及百姓說：「如何利我自己？」全國上下都以利益互相爭鬥，那國家就危險了。擁有萬乘兵車的天子之國，敢弒殺其國君的，必然是擁有千乘兵車的公卿之家。擁有千乘兵車的諸侯之國，敢弒殺其國君的，必定是擁有百乘兵車的大夫之家。在一萬輛兵車的國家，擁有一千輛兵車的諸侯；在一千輛兵車的諸侯國，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不能說是不多了。如果不重視仁義，而把利益放在前頭，那每個人不爭到手，是不會滿足。從來沒有一個重視仁德，而遺棄他父母親的人；也從來沒有一個遵循道義，而將君王置之不理的人。所以君王只要講求仁義就可以了，何必強調利益呢？」當一位君王能體諒民生疾苦，以仁政治國，百姓感懷於心，自然能主動擁護君王，主動捐獻而不會讓君王受苦，又何必在稅法的十分之一或之二去做文章呢？

孟夫子在《孟子・離婁下篇》對齊宣王說：「君王能把臣下當作手足，那麼臣下就會把君王當作心腹；君王把臣下當作狗馬，那麼臣下就會把君王當作平民；君王把臣下當作土草，那麼臣下就會把君王當成仇敵。」世人由於因果關係而有不同的境遇，因而來到人間要了業，以回歸本位，當要隨緣了舊業，必須在待人處事上將心比心，互相成就而不敵對，古德有一篇《善良的人》可作為修行的參考：

積德無需人見，行善自有天知。
人為善，福雖未至，禍已遠離；
人為惡，禍雖未至，福已遠離。
一心向善，就是積德；
為人行善，就是積福。
善良的人，吃虧上當只是一時，福氣就會在後面降臨。
上天不會辜負每一個善良的人，把欠你的，一一補給你。

24 君孰與不足

【原文】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有若回答哀公所問　百姓富足君足自穩
百姓不足君何能足　百姓富足君不窮困

有若回答說：「如果百姓富足，國君怎麼會不富足呢？如果百姓不富足，國君怎麼會富足呢？」

國家是靠人民組成，國勢的強弱，經濟的貧富，都與老百姓有著密切的關係，從來沒有民窮而國可富的，民富卻國窮的。這個道理在《大學》分析得非常清楚：「《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殷商在還沒有失去人心的時候，其作為還是能夠符合天意。請以殷商為

例，作為鑒戒，要保有天命，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守正道就可以獲得眾人的心，而保有國家；失去正道，必然失去眾心，而失去國家。因此一位有德的君子，先要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充足，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聚集擁護，必然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會有財富，有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將本末倒置，內外易位，這將會引動百姓爭奪利益。所以君王致力於財貨聚斂，民心就會離散；君王如果能夠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然獲得民心，使民心聚會而服從聽令。如果對人說不合道理的話，他人也會以不合道理的話回應；財貨以不合道理的手段獲得，必然也會以不合道理失去。」因果定律在歷史的殷鑑，歷歷在目，能不注意嗎？

孟夫子對於治理國家做了非常詳盡的說明，他在《孟子．盡心下篇》說：「人民最重要，其次是社稷，君王的地位最輕。因此能夠得到人民的擁護，就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的賞識，就可以做諸侯；得到諸侯的賞識，就可以做大夫。如果諸侯危害國家，那就可以改立諸

侯。當犧牲品已經肥壯了，祭品已經潔淨了，祭祀也按時舉行了，然而還發生旱災水災，那就要改變社稷的神壇了。」身為國家的領導者，當知道國家一切費用取之於民，絕對不可浪費，不可盜用民脂民膏，當知道取之於民要用之於民，才是治國的正道。是以有若提醒魯哀公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可見執政者本身要能夠明白執政的道理，帶頭過著儉樸的生活，如此全國上下才會以儉樸為風俗，如此國家的政情才會穩定，才能使國安民定。因此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季康子問政的時候說：「所謂的『政』，就是端正。先生能夠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又在同篇回答齊景公問政的時候說：「君王要盡君王的責任，臣子要盡臣子的責任；父親要盡父親的責任，兒子要盡兒子的責任。」齊景公聽了之後，頗有同感的說：「這話說得好。如果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臣子不盡臣子的責任；父親不盡父親的責任，兒子不盡兒子的責任。雖然有粟米俸祿可以領取，我真能夠安心享用嗎？」

國家的安危，人人有責，猶如一部機器，任何一個零件出問題，必然影響整部機器的運作，尤其身為一國的國君，身負國家成敗的重任，百姓的安危在其手中掌握，自己的言行舉止能不謹慎嗎？

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由眾多人民所組合而成，然而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由心主宰，因而一個國家要能興旺，必須百姓的素質要好，百姓的素質來自於身心的修養。是以《大學》說「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建立在每個人的修身上，修身的基礎建立在「格物致知」上，這是修道的基本道場，古德說：

發心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
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佈施是道場，無望報故；
持戒是道場，無愿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
精進是道場，不懈怠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
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
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

25 主忠信徙義

【原文】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子張請問崇德辨惑　孔子回說忠信有獲
遵從義理是為崇德　言行正確必獲善果

崇德乃崇尚道德，是人間要能和平非常重要的行為，由於道德本是自性的流露，滋潤社會和諧的舉動，所以必須要重視，也唯有親近賢能的人，與其多學習，改除自己的不良習性，找回本有的優良本性，就是崇德。道德本是自性中具足的元素，只因來到人間，受到慾望橫流的衝擊而潰堤，社會混亂，國家多事，世局不穩，皆是由於不能崇德開始。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具有上等品德者，通常不居其德，才是真正有德；品德淺薄者，通常自誇其德，正是顯出其無德。具有上等品德者，通常是順其自然，不刻意表現自己的品德；品德淺薄者，經常刻意表現自己的品德。具有高尚仁德者，雖有作為，卻不刻意去強調自己的仁德；具有高尚義行者，雖有作為，也能表現得恰到好處；具有高尚禮教者，其有所作為，通常在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為了喚醒大家，才不得已設法挽救眾人，以回歸正道。當人心已失去正道，才會去強調品德；當失去了品德，才會去強調仁慈；當失去了仁慈，才會去強調義理；當失去了義理，才會去強調禮教。當世人強調禮教時，人心的忠實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當禮教沒能維持社會秩序時，恐怕世間的亂象就要開始了。有能力預見未來者，經常喜歡自顯其能，其實那只是知道大道外表的現象而已，如果沉迷於此，這正是愚癡的開始。是以真正有品德的大丈夫，會沉靜安守於大道的厚實純樸處，不會表現在輕浮虛華的外相，因此去除虛華而取用

厚實。」可見能守住忠信的品德，即是崇尚道德，才有機會幫助我們回歸大道的根源。

所謂的「徙義」，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合於義理的事情，自己還未能做到，及時要去親近依從。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文中徙義也是崇德的方法之一，在《論語》中列出幾處有關「義」的涵義，作為徙義而崇德的參酌。《學而篇》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為政篇》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里仁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公冶長篇》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雍也篇》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顏淵篇》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

必達。」《子路篇》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功德本是自性具有，只因被習氣覆蓋，才無法展現其德澤大眾的功能。如果平時我們事事能從修心淨心著手，就可做到明心見性，功德就能夠流露，不必刻意去行功立德。古德有一段話啟示我們，只要我們靜下心來，好好體悟，崇德就在此中：

每個人既是眾生也是佛，
在凡夫眼裡現眾生相，在佛眼裡現佛的莊嚴相。
人生是一場修行，修的是自己的心。
見本性時，宇宙就在心裡，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觀世界還是世界，只不過這一切，都是清靜無垢的。

26 愛之欲其生

【原文】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夫子又說愛欲其生　惡欲其死愚痴愈增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理路不清迷惑增盛

孔夫子接著說：喜歡的時候就要他活著，討厭的時候就要他去死。既然希望他活著，又希望他死去，這就是迷惑。

感情與理智每天伴隨著我們過日子，用感情待人處事或者有溫馨的一面，但很容易變成意氣用事，一發不可收拾，種下難以消除的罪業，牽繫著我們一生，甚至於生生世世，讓我們憂患不已，造成一失足變成千古恨。所以平時要鍛鍊定力，才能培養出有理智的君子爾

雅的風度，才不會如文中，孔夫子回答子張問辨惑所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的情況。「惑」者，或、心也，是沒有信心無法果斷確信的心，對於人事物經常產生疑惑，通常隨著自己的情緒變化去處理事情，也因此常與人產生許多愛恨情仇的故事，讓自己難於安心守分去過生活。如果能夠做好情緒管理，在待人處事上能夠理智面對，將可減少許多煩惱與障礙。

《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可見上天賦給每個人充滿智慧的本性，只要依據本性良心行事，就是合乎大道的本意，如果有所偏離就必須修正，這就是教化。然而本性沾染習性之後，就會漸漸偏離正道，只要稍有偏離正道，必然混亂而難以安穩。

因此要成為一位君子，要時時謹慎，在別人看不到聽不到時，時時觀照心中的微念，做好慎獨的功夫。不必要時不要濫發喜怒哀樂的情緒，那將會破壞中道而帶來災難。如果不得已要發洩情緒，必須做到恰到好處，讓情緒在待人處事上，產生正面的效應，這就是理智用事，才不會產生迷惑的現象。天下要和平，必須人人在此下功夫。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是情緒不穩定的現象，當理智無法控制情緒時，就是習性在主導本性，如果我們不注意，常被拖下輪迴的苦海而難以出離。從此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如果不能將錯誤的觀念改正，那就只能生活於娑婆世界中，難以回歸本位。因此平時要在生活中辨惑，必須除妄顯真，開啟本性中的智慧，才會有此功能。世尊在《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告訴須菩提說：「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不執著於外相，自然可以理解道的本體而不被困惑。

了解道的尊貴，好好修道，自然有智慧去辨惑：

一、道是主宰天地萬物之根源。
二、道是聖聖相傳之道統心法。
三、道是一切學問之總樞紐。
四、道是實踐大同世界的理想良方。
五、道是通天之路可以超生了死。
六、道是護身符可以躲劫避難。
七、道是救劫救世的不二法門。
八、道是行孝之良方玄祖沾光。
九、道是成聖賢成仙佛的階梯。
十、道是追求理想的奉獻之途徑。

27 誠之不以富

【原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世人以為稱頌富有　真實情況品德不朽
異於常人品德修養　自然富有不必外求

誠如《詩經・小雅・我行其野篇》所說：「實在不是因為富有被人稱頌，其能受到他人稱頌，是他那異於一般人的品德。」

俗語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因果報應是不變的天律，至公至正，從不偏差。今世在人間所以能獲得富有的福報，是由於前世積德而來。可見要想獲得榮華富貴，必須要先積德，而並非一味在人間爭權奪利，如果沒有先積德，只注重爭取利益，終究所爭來的不是富有，而是招來災難，還會受到他人的不善批

評，那是愚癡者陷害自己的作為，何苦與自己為敵呢？明理者當以行善積德，以豐富自己的品德為一生的職志，也因此能受到他人的尊重與稱頌。

《詩經．小雅．我行其野篇》載：「我行其野，言採其葍（讀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表明一個受到丈夫遺棄婦女的悲憤，使得她無依無靠，走在郊野的荒涼路，採那葍草果腹。丈夫全不顧往日恩情，卻去追求新歡，實在太可惡。不是她家比我富有，是你變心的緣故。充分表達品德的可貴，只追求外在的富有而不顧品德，是不值得尊重的。可見品德在人生的重要性，如今社會追逐富有的多，注重品德的少，因而造成社會的混亂。

人身難得，當善用此生的人身，好好了業了願以回歸本位，才是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事情。人間享福有時盡，唯有藉假修真，借福修慧以達福慧雙修的境界，才能圓滿人道而得以進入天道。在佛經中有一則「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缽」的

故事：有兩個和尚在過去世中曾是同修的道友，有一個專門修福，另一個專門修慧。經過幾世的輪迴後，修慧的成為阿羅漢，修福的成為國王的座騎大象。這隻大象經常掛滿珠寶瓔珞，被打扮得非常莊嚴亮麗。阿羅漢雖然證了阿羅漢果，外出托缽經常得不到食物供養，常常餓著肚子。專門修福成為披滿瓔珞的大象，專門修慧成為沒飯吃的羅漢，兩者各有所偏，如果能夠福慧兼修，那才是菩薩道。

人生在世多積德，少造惡業，要知道借假體以修真性，是以九天玄女元君在《救世真經》勸告我們說：「勸眾生，須保身，萬惡婬首宜先戒，乃可藉假來修真，且看古今狂婬輩，性命江山概滅亡。紂王寵幸妲妃女，諸侯會上滅成湯，幽王吳王亦如此，董卓呂布因嬋亡，貪婬敗節把命傷，聞我真經須懺悔，回頭禁戒姓名香。一靈真性先天物，體是動來靜是靈，悟者栽培及涵養，成仙成佛及成真，煉就真靈朝金闕，職司護國與佑民。迷人癡癡竟不悟，酒色財氣當寶珍，六欲七情迷真性，忘卻先天一點靈。吾今指點靈山路，乃在經中仔細

尋。」其實人間最大的福報，並非獲得名利情，而是心靈能夠得到安詳，從安詳中找到自在的本性，才是我們來到人間的真正目的。

濟公活佛說：「不明理，焉修道？」既明理要實修，才得以淨化心靈，找回本性，達到真正的富有。光說不練，效果不見，說到要能做到，才得以達到效果，南海古佛勉勵我們說：

修道修心自勵勉
看人修道非是賢
是是非非莫議論
問問自己盡心焉
真真假假智慧辨
人云亦云實堪憐

28 吾得而食諸

【原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齊景公向孔子問政　夫子回答人倫要正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不守人倫有粟何能

齊景公向孔夫子請教治國之道，孔夫子回答說：「君王要盡君王的責任，臣子要盡臣子的責任；父親要盡父親的責任，兒子要盡兒子的責任。」齊景公說：「這話說得好。如果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臣子不盡臣子的責任；父親不盡父親的責任，兒子不盡兒子的責任。雖有粟米俸祿可領取，我還能安心地享用嗎？」

孟夫子在《孟子‧離婁上篇》說：「離婁的眼力明亮，公輸般的技巧高明，如果不靠圓規和方矩，不能畫成方形和圓形；師曠的耳力聰敏，如果不依六律，不能調正五音；堯舜之道雖好，如果不依靠仁政，也不能使天下太平。如今有些諸侯，雖然有仁慈的心腸，以及仁愛的聲譽，然而人民感受不到他們的恩澤，不能為後世所效法的原因，就是不實施古代聖王的仁政。所以說：『只有善心不能夠治好政事，只有法度不能夠自動運行。』《詩經‧大雅‧假樂篇》說：『不可以有過失，不可以有疏漏，一切遵循先王的典章。』遵循先王的典章而犯錯誤的，從來沒有過。聖人既然已經竭盡眼力，接著又以規矩和準繩，來製作方圓和平直的東西，這些東西就用不完了；既然已經竭盡耳力，接著又以六律來調正五音，這些音階就可運用無窮了；既然已經竭盡心思，接著又推行不忍心他人受苦的仁政，這仁慈就可覆蓋天下了。」

三綱五常是人道的基礎，是中華文化傳統的倫理道德，維持社

會秩序的良規善俗，是儒家推動仁政的美好項目。三綱是指君臣、父子、夫婦等三種基本的人倫關係，猶如一棟建築物的樑柱。五常是指仁、義、禮、智、信等五種德性，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維繫人倫關係，猶如固定樑柱的螺絲。家庭要和諧，社會要安定，國家要富強，世界要太平，必須三綱五常要提倡。然而如今有許多人認為三綱五常是陳舊思想，阻礙社會進步，於是進行破壞，到如今雖然我們獲得科學之利，但人心的惡化，加上科學的誤用，增長破壞社會的氣焰，使得目前陷入一片混亂，如果不及早猛省，早日實施三綱五常於生活中，恐怕我們及子孫都要嚐其惡果。到那時雖有財富，物質享受無窮，精神卻得不到安慰，那又有何樂趣可言呢？恰如文中齊景公所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談到國家的政事，如同蘆葦一樣，成長很快。所以推行政事，其關鍵在於人；取用人

才，在於其身的修養；修養己身，在於遵循正道；修行正道，要從仁義做起。所謂的仁，就是要愛人，以親近該親近的人為重大；所謂的義，就是做適當的事情，以尊敬賢能的人為重大。親近該親近的人，也有親疏之分；尊敬賢能的人，也有等級的差別。禮制從此處建立。下位者得不到上位者的信任，百姓就不能治理得好。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要修身不可以不侍奉雙親，要侍奉雙親不可以不了解人性，要了解人性不可以不知道天命。天下共同遵循的人倫有五種，要從三種德行去實踐。所謂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交往，這五種是天下的達道。然而智仁勇這三達德是用來完成五倫的，並且要一併去實踐。」可見平時做好人道，必然在人間可得幸福，出人間可成就天道。有一則《聖哲慈語》可教導我們做好人倫道德：無數摯愛，包容眾生之罪過無怨尤；

無上智勇，解開眾生之迷惑無愧羞；無熄誠信，感化眾生之頑固無內疚；無盡愿力，轉動眾生之法輪無所求。

29 片言可折獄

【原文】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

> 片言折獄其仲由也　孔夫子針對子路曰
> 子路承諾當日兌現　從不拖延也不撒野

孔夫子說：「能夠用一句話就能夠決斷訴訟案件的人，恐怕只有仲由（子路）而已！」子路對於所承諾的事情，一定馬上付諸實踐，從不拖延到明天。

自古以來有了群聚的社會，為了維護團體的秩序，必然有紀律的約束，律法的制定，以保障守法者，處罰違法者。雖然在古時人心較為純樸善良，但先王不得不未雨綢繆，預防一些不守法者，給予適

度的懲處以遏止其犯罪，以保障邦國的安定。我國最早的司法制度，出現在西周時期的司寇。到了秦朝建立最高的司法單位為延尉府，漢武帝時尚書台取代了延尉府，南北朝時北齊將延尉府稱為大理寺，創立死刑由皇帝覆核的制度。唐朝以後三省六部制度逐漸成熟，除了保留大理寺外，又有刑部和御史台承擔了司法職責，到了兩宋才逐漸完善。到了明朝又創立廠衛特務審判機構，由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刑廠組成。然而追溯司法的源頭，皋陶堪稱中國司法始祖，其創刑、造獄，倡導「明刑弼教，以化萬民」的思想，奠定了我國堅實的司法基礎。

司法為維護國家秩序而設，先王創設司法，只希望備而不用，希望能做到刑期無刑的地步。《尚書‧大禹謨篇》載：「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其要義是指刑罰的目的，在於教育人民遵守法律，從而達到不用刑的目的。孔夫子也在《論語‧為政篇》說：「用政令來引導百

姓，用刑罰來整飭百姓，只能讓百姓暫時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使百姓有羞恥心。能夠以道德來約束百姓，以禮教來化導百姓，百姓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這就是刑期無刑的觀念，可達訟期無訟的地步。

子路的個性勇敢果斷負責任，在任官期間斷案，總能以公正無私，並且能夠從其隻字片言中仔細琢磨，以找到事情的真相，做出合理而有效的判斷，讓雙方當事人都能夠心服口服，因此孔夫子對他斷案的能力頗加讚賞，是以在文中說：「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獄者，就是斷獄，審判案件。是在兩造當事人對事情有所爭論時，由一公正的單位或人秉公處理，以使雙方都能接受的原則，圓滿落幕。無宿諾，是在表彰子路做事的認真，從不延誤時效，當日事當日畢，從不拖泥帶水，可見其行事的果斷力。

待人處事當要謹慎，學學子路以公心一片為原則，修道更要如此，才不至於走偏了路，如此必有成道的機會，活佛師尊有《修道謹

記》一篇，可幫助我們修道：

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
終身助人善，曾不失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降甘露；
真修與實善，身心無恐怖；
做事勿太苦，待人勿太枯；
虛心與實腹，自然道德固；
三省與四勿，克己仁禮復；
君子之慎獨，妄心須克除。
心為身主宰，善惡一並來；
為善知其止，為惡禍自來。
心本為善也，俗塵染塵埃；
欲滅人心也，道心觀如來。

30 必也使無訟

【原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孔子談到審理訴訟　吾猶他人皆要秉公
所有訟事無訟為要　訟於無訟與聖人同

孔夫子說：「審理訴訟案件，我和其他人一樣，必定使當事人的雙方，都能圓滿和解而不再訴訟。」

當人心偏離正道，為了一己之私，各顯神通，只為維護私利，不惜訴諸法律，為了勝訴，無所不用其極，違背良心，講假話，舉偽證，還運用各種方式，靠關係走後門，讓調查與審判的人，做出錯誤的判斷，以達到其目的。一個明真理知廉恥的人，必然知道以良心做事，深明因果報應的天律，不敢偽造證據，強詞奪理。負責審理訴訟

案件的人，如果能夠秉公處理，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色情不能誘，媚語不能惑，必然能明察秋毫，做出公正的判斷，讓有冤者得以伸冤，讓無理者不能得逞。讓訴訟的雙方，都能依實情而獲得圓滿的結果，不再為訴訟的判決而憤憤不平。如此能使百姓各安其心，各立其位，各盡其責，天下自然能夠太平。

《大學》載：「《詩經・商頌・玄鳥篇》說：『京城重地有千里之廣大，是最適合百姓居住的地方。』《詩經・小雅・綿蠻篇》說：『以綿蠻之啼聲鳴叫的黃鳥，就棲息在山丘的旁邊。』孔夫子說：『黃鳥尚且知道應該棲息在什麼地方，有些人卻不知道應該居住在什麼地方，真是連黃鳥都不如啊！』《詩經・大雅・文王篇》說：『品德高尚的文王啊！為人光明磊落，一生謹慎敬重持續將自己的心性，保持在光明的至善地。』以上都是在鼓勵我們，身為君王等領導者，要盡力做到仁慈；身為人臣部屬者，要盡力做到恭敬；身為人子晚輩者，要盡力做到孝順；身為人父長輩者，要盡力做到慈祥；與他人交往，

要盡力做到誠信。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說：『聽取訴訟審理案件，我和他人都是一樣，最主要是要讓雙方當事人，都能得到合理的解決，不再繼續訴訟下去。』審理訴訟案件，主要讓想要隱瞞事實的一方，不敢使用花言巧語。這是因為審理訴訟案件者能做到公正無私，使得人心至為畏服，不敢隨便說謊，這就是所謂的知本。』其實人間事，人人能本著良心做事，各盡己職，不超越本分行事，又何須訴訟呢？

《周易・訟卦・彖辭》說：「內訟諸習染要以金剛勇健的本性，才得以除去危險的習染，這是訟卦的要義。處理訟事當依本性的誠信，時時警惕以休止惡習，依中道而行可獲吉祥。這是由於能以金剛本性來處理，得以行於中道的緣故。如果為了利益而爭論不休，終究遭致凶險，可見這種訴訟是不能有成就的，利於晉見本性的大人，是崇尚中正之道的緣故。不利於追逐利益的爭訟擴大，這將會被災禍所淹沒。」訴訟本是要找回大家一致公認的公理，如果有所偏私，那就

失去意義了。公道自在人心，而這人心並非是凡夫的意識心，當指人人本具的至善本性所具有的公正心、平常心，以合乎大道的原則。

濟公活佛常以「修道修心，辦道盡心」來鼓勵我們，這正是《周易・訟卦・九五爻》所說：「能明白自訟化己的道理，使能淨化心性，能獲得最大的吉祥。」濟公禪師的這段話，正可作為自訟之用：

信道真，須永恆，邪來正除無畏行；天道真，須悟參，貫徹始終佛果成；
人心滅，道心現，直而不肆道虔誠；為道修，心要真，真誠無妄印心行。
心魔難治誠叩首，言行一致道抱守；心為主宰佛心治，菩提妙智顯彌陀；
難捨難捨是何也？辦道堅心除萬尤；德本財末須明詮，立身處世永長流。
真誠懺悔須銘心，了冤解孽堅心行；人非聖賢孰無過，身心懺悔復本真；
處事心平氣調和，暴戾易生禍害行；心本清淨常無擾，執著苦海看破行。

31 居之無厭倦

【原文】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請問為政之道　夫子回答無倦最好
辦事認真忠誠無私　無論如何公心周到

子張請問為政之道，孔夫子說：「在職位上盡責而不懈怠，辦事要忠誠無私。」

執政人員受到百姓所託，君王任用，理當勤於政事，忠於職守。對於所擔任的職務，應該熟悉法令，不斷精益求精，對於職務內的工作，要盡心盡力去完成，絕對不可敷衍塞責，藉故推託，以致讓百姓對於政府失去信心。應該要孜孜不倦念茲在茲，做好份內的工作，絕對不可生懈怠心，致使百姓損失應得的權益。

所謂「居之無倦」，就是要勤奮於職務上的工作，不可稍有懈怠。所謂的勤奮，第一要勤奮學習，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遷，與時俱進的法令，為了完全服務百姓，必須時時吸收新觀念與新知識，以免跟不上時代，對於百姓的需求無法滿足，造成民意的反彈，是以時時刻刻要學習。所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又在《為政篇》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有了豐富的知識與經驗，就有足夠的能力服務百姓。第二要勤奮思考，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了將所學能有效應用在實際工作上，必須在面對工作時，做縝密的思考，不使發生任何的差錯，避免失誤造成的損害。要做到如孔夫子《中庸》所說：「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第三要勤奮工作，知道想到還要能夠做到，效果才能出現，光說不練效果不見。是以為政者當要兢兢業業，盡心盡力，以公正無私的精神去完成份內的工作，始能稱為忠於

職務。有如孔夫子在《中庸》所說：「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只要勤自可以補拙。

「行之以忠」，執行行政的工作，必須盡忠職守，所謂盡忠職守，必須為政以德，也就是要加強品德修養，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執政者是萬民的標竿，自己能行得正，大公無私勤於政事，百姓受益，自然起尊敬之心而愛戴擁護。行之以忠，必須對國家忠心，對領導忠誠，對工作忠實，才能夠實質做到為民服務•。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凡為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

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九經做得到，乃是行之以忠的落實。

要做好政事，執政者本身要先修好品德，自己以身作則，上行下效，才得以推己及人，百姓才會心服口服，自然聽命於執政者。全國上下一心，合作無間，自然國泰民安，其樂無窮。活佛師尊曾說過這些話，來勉勵我們修身的方法，以為我們平時的警惕：

勿謂一念可欺，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

勿謂一言可輕，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

勿謂一事可忽，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

勿謂一時可逞，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

32 可以弗畔矣

【原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夫子說博學於文　自我約束禮儀為準
如此作為可以弗叛　這是行事一門學問

孔夫子說：「執政者要廣泛學習典章制度，並且以禮節來約束自己，也就不會背離正道了。」

此章曾在「借經問心」系列《論語・雍也篇》第四十四題談過，如今在此處又重提一次，看似重複，如再深入探究，仍有其必要。前面所提，著重於個人的修養，此處所提，應該是著重於執政者，如何才能治理好國家，使百姓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重要是不能背離正

道，自古以來歷史的見證，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執政者的政策能有利於百姓，大公無私，自然百姓可以受益。如果執政者私心太重，只為個人的利益，或者結黨營私，必然違反正道，終究會招來災禍，最後所得到的後果，是眾叛親離，天怒人怨，如此不亡者，在歷史上從未見過。

此章的「文」，是治理國家的典章制度，在過去的聖王曾經留下許多資料，可供後來的執政者參考，不外乎就是大公無私，才能訂出合乎百姓權益的良好制度，制定好了之後，就應該要付諸實踐，才得以獲得真正的效果。前章談過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但這制度理論雖好，如果不付諸實踐，效果未必能見，是以孔夫子在《中庸》告訴我們說：「要隨時保持清靜的誠心，穿戴整齊，不合禮儀的事情不要做，這就是修身的方法。去除讒言的小人，遠離誘惑的美色，看輕財貨而重視德行，這就是勸進賢人的方法。尊重親人的地位，增加

親人的俸祿，與他們的愛憎一致，這是關心親人的方法。能夠提供眾多的官員，供其派遣使喚，這是勸進大臣的方法。真心誠意地任用臣工，並且給以優厚的俸祿，這是勸進士人任官的方法。使用民力不誤農時，減少徵收賦稅，這是勸進百姓入住的方法。經常視察考核，按工付酬，這是勸進各種工匠的方法。來時歡迎，去時歡送，嘉獎善良賢德的人，救濟有困難的人，這是善待遠客的方法。挽救絕後的家族，復興滅亡的國家，治理禍亂，扶持危難，按時接受覲見，贈送厚禮，納貢菲薄，這是安撫諸侯的方法。總而言之，治理國家有九個法則，但要付諸實行的道理都是一樣的。」

執政原則崇尚中庸，不可過也不要不及，才能恰到好處而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禮之用可以讓國家安定社會和諧，但也要有所節制。雖然說禮多人不怪，但不正常的多禮，其中或許有詐，必須多加防範，以免失誤，如此才是正道。是以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教的運用，以能達到和諧最為可貴。古代先王治理國家的方法，

以能達到和諧最為美好。無論大小事情，都能以此為原則。如果遇到行不通的時候，也要深入去了解和諧的真諦，而去實踐真正的和諧。如果不能在禮儀上加以節制，有時也是行不通的。」禮教可以給世人帶來許多正面的能量，然而必須善用，才會獲得善果。

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德的禮樂，是違反正道的，所以修正道必須有誠意，再以禮樂來輔助，才得以加強效果，濟公活佛這段話，正可以給修道士帶來良好的指導：

辦道存誠意，以應對恭謙；
辦事應縝密，以規劃圓滿；
辦好之心切，以眾力助全；
辦大事健全，以責任承擔；
辦善事宏揚，以慈悲心田。

33 君子成人美

【原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孔子說明君子之德　成人之美勿成人惡
小人作為則為反是　不同作為不同人格

孔夫子說：「君子要能成就他人的美德，不可促成他人造惡，小人正好相反。」

君子心胸坦蕩大公無私，時時與人為善，處處幫助他人成就美德，自己不居功而與有榮焉；看到他人造惡，會設法勸止，以免於禍害發生而傷害你我以及群體，也因如此社會風氣才得以改善。小人心胸狹隘，嫉妒別人的成就，不但不讚嘆他人的成就，還處處惡意中傷，拆人後台，還成群結黨去破壞他人行善，時時製造事端以炫耀自

己整人的才能，這正是君子與小人的分別。

從政是一門大學問，要能經營出一片祥和的氛圍，必須先做好自己，再去推己及人，如此才能穩定社會和諧的成長。依據《論語・堯曰篇》記載：子張請問孔夫子說：「要如何才可以從事政事呢？」孔夫子說：「要能遵從五種美德，屏棄四種惡行，才可以從事政事。」子張問說：「什麼叫做五種美德？」孔夫子說：「居上位的君子要能施恩惠於民而不浪費，使喚百姓而不惹民怨，雖有慾望而不貪求，身心舒泰卻不驕慢，雖具威嚴而不兇猛。」子張又問說：「什麼叫做惠而不費？」孔夫子說：「依據百姓需求的事情去做，使百姓得到利益，不就是施惠於民而不浪費？選擇百姓閒暇的時機去使喚，又有誰會怨恨呢？想得仁德就去實行而獲得仁德，又何必貪求呢？執政的君子不分人數多少、官位大小，行事都不敢怠慢，不就是舒泰而不驕慢嗎？上位的執政君子平時儀容端莊，讓人看起來嚴正而肅然起敬，不就是威嚴而不兇猛嗎？」子張又問：「什麼叫做四惡呢？」孔

夫子說：「執政者不加教導，有所違犯就加以殺戮，稱為虐；不事先告知，卻只要求要看成效，稱為暴；延誤時間發號施令，卻要限期完成，稱為賊；發放財物，卻百般刁難，稱為有司。」執政的君子能做好這五種美德，就如同成人之美，不去行四惡，就是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是指小人的作為，經常違反君子的正道作為，違背天理而行事。《太上感應篇》列舉其行為：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偽，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見善不為，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減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迫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求強取，好侵好奪，擄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鬥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等等皆是小人敗壞品德的行為。

34 季康子問政

【原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向孔子問政　孔子回答政就是正
以正領導下則跟隨　上位身正政治有成

季康子向孔夫子請問為政之道，孔夫子回答說：「所謂的『政』，就是要端正。先生執政能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

政事是管理眾人的事情，也就是說，凡是與眾人有關係的事情，都是政事，這與當官或不當官、從政或不從政沒有關係，只要生活在人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與社會有關係，因而說國家

興亡匹夫有責，因而每個人都要正視自己的言行舉止，因為都與國家社會有著難以分離的關係，誠如《論語・為政篇》所記載：有人問孔夫子：「夫子為何不當官從政呢？」孔夫子說：「《尚書・君陳篇》說：『要做到孝順，唯有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將這種作為施展於社會上，這也就是等於從事政治了，又何必一定要當官，才算是從政呢？」每一個人都有其從政的方式，一般平民百姓能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從政了，而在執政的領導者，因身分特殊，其作為具有直接的影響力，是以本身的行為，要能以身作則，才得以為百姓所尊重與效法，是以孔夫子在回答季康子問政時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用道德來從事國家的政事，就可如同北極星一樣，居於固定的地方，然後眾星就會圍繞它運行。」北極星能正確地定居其處所，眾星自然依序圍繞運行而不紊亂，執政者如能如北極星一樣，將自己的言行做得端正，百姓自然能夠順從效

法，國家自然會太平安定。是以執政者能夠率先淨化本性行於正道，百姓自然樂於效法，達於《大學》所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境界。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七章說：「大道經常展現其無為的精神，然而其實際的作用是無所不為。平時如果能夠守護好性王，其周圍的萬物將自然產生變化。如果想要以人為的慾望去運作使其變化，那將會受到萬物的反撲，從而產生不良的報應。此時將要以難以名狀，出自大道純樸的本性，去降伏這些妄念。這無以名狀純樸的本性，能夠教導人心不起慾望，使心性回歸平靜，此時天下的一切自然可以回歸正道。」修道修心，心性能與正道合，自然所產生的言行舉止也能端正，然後再推己及人，自然就可以感化他人行於正道，如此正合《大學》所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來從政的聖王，無不從個人的格物致知做起，然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最後才得以治國平天下。

修身由己開始，並非叫別人去做，必須以身作則，然後己正才得以正人，古德教導我們正己的方法：

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想要得到別人的幫助，你就要先去幫助別人；

想要得到別人的愛，你先去愛別人；

想要得到利益，你先給別人利益；

能夠包容別人，你能夠使對手成為你的朋友。

35 季康子患盜

【原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魯季康子憂患盜賊　問於孔子如何防備
夫子回答上位不欲　賞之不竊下位合配

季康子憂患國內的盜賊太猖狂，向孔夫子請教對策，孔夫子回答說：「如果先生居於上位，不會貪求無厭，那麼雖然獎賞百姓，也不會去偷盜。」

古來聖王治世，莫不以百姓的安和樂利為優先考慮，以大公無私的心去治理國家，是以能夠國泰民安；然而霸王治世，則以私利為考量的重點，與民交爭利，是以亂事叢生。聖王與霸王治世，為何會

有不同的結果，在於為民與為己的利益考量不同而已。聖王為公，百姓欽敬，自然百姓擁戴；霸王為私，百姓痛恨，自然眾叛親離。季康子利用政權，搜刮民脂民膏，百姓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作奸犯科的事情，雖然他想盡辦法要禁止竊盜的横行，卻難以如願，才請教孔夫子，夫子則回答：「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如果執政者能夠多反省自己的行為，收斂自己的貪婪，讓百姓過著安樂的日子，百姓又何嘗喜歡去做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呢？

執政者能與民同甘共苦，必可得民心而安和樂利；如果只為一己之享受，必然背棄民心，與民諸多對立而難以安定。《孟子・梁惠王下篇》記載：齊宣王問說：「聽說周文王的園林，大約有七十里見方，有這回事嗎？」孟夫子回答說：「在古書上有如此的記載。」齊宣王說：「真的有這麼大嗎？」孟夫子說：「百姓還以為太小了。」齊宣王說：「我的園林才四十里見方，百姓卻認為太大了，為什麼呢？」孟夫子回答說：「周文王的園林有七十里見方之大，割草及砍

柴的人都可以去，打野雞捉野兔的人都可去，周文王與百姓共享園林的利益，百姓認為太小了，難道不恰當嗎？我剛踏入您的邊境，先打聽貴國有哪些重大的禁令，然後才敢進入國境。我聽說在城外的郊關處，有一四十里見方的園林，射殺園內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殺人罪。這就等於在國中設下一個四十里見方的陷阱，坑害百姓，百姓認為園林太大了，難道不恰當嗎？」如此與百姓不同心，如何得到百姓的擁護而聽令於您呢？民心的向背，是執政者要關心的問題。執政者平時能夠深入人間，了解民間疾苦，適時頒布有效的對應政策，讓百姓能夠直接感受到執政者的用心，百姓自然能夠體會執政者的苦心，盡力配合政策，以盡為百姓的責任，自然就能夠上下一心，一團和氣，大家都能獲得溫飽，而且還有羞恥心，自然百姓就不會為生活而犯罪。

　　作奸犯科是由於貪婪造成，是人間苦難的原因，如能了解其中的緣由，從中徹底解決，必然能將痛苦的問題根本解決。濟公活佛有《視透苦的根源》分析得淋漓盡致：

苦的根源，是對世間貪慾不捨，為何不捨？
看不透真與假，不知道真的背著假的跑，
悟不透自性能生萬法，不信任自性可創造一切。
所以擔心害怕，捨不得身邊所擁有的一切，這是苦的根源。
要回到無為自然，得到身心的自在，就是視透這苦的根源。
有我就有苦，而解鈴還須繫鈴人，
要脫離煩惱苦海，需靠本身的力量，別人是無法幫助的。
要如何解脫呢？要從身口意修持著手。
一切念頭、思想、行為，皆由五蘊所引起。
從修持中來袪除不良的習性，靜息動心，忍辱包容度量。
逆來順受，增長智慧，時時為別人設想，自然活得超脫快活。
故凡事要迴光返照，如此在闖關遇考時，才能明辨。
值此普渡之期，大家都是「上求佛道，下渡眾生」的一群，
因此，必須精進。

36 殺無道就道

【原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季康子向孔子請教　如何執政才能有效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請問夫子讓我明曉

季康子向孔夫子請問為政之道，說：「如果將一些無道的份子殺掉，使政治能上軌道，這種方法如何呢？」

明朝沈彩在《千金記‧第二三齣》說：「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一在這無常的人世間，如果沒有堅信的信心持守道德，就會在富貴或貧窮時做出偏離正道的事情。完全忘掉《三字經》所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原本我們從上天來到人間，人人本具聖賢仙佛的本質，只因沾染人間不良習性，因而偏離正道，成為背

道而馳的無道之人。本來來到人間，是磨練心性而來的，能夠在這五濁的娑婆世界，不受到外境的污染，才能通過考驗，成為真正的聖賢仙佛，否則只是掛著虛名而已。

台灣俗語說：「一樣米養百樣人。」在百姓中，什麼樣個性的人都有，可說是混合的社會，這是累世因果所促成，因而來到人間，隨著因果報應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但無論扮演什麼角色，都要努力找回自己的本性為依歸。尤以執政者扮演濟世化人的重要身分，更應該遵奉天命做好教化人民的責任，所以遇到無道之人，更要花費心思去教育他們，不應該以不教而殺的暴虐行為去行事，使其懷恨在心，自己卻背負殘忍的罵名。

與其要使用指責、謾罵、惡言、惡行相向，不如憐憫、好言好語相勸，如此才能感化人，使得互動更為良好，才是上上之策，報復式的作為，經常會給自己帶來沒完沒了的因果糾纏，如果能夠使用圓滿的方式，讓互仇互鬥能止於當下最為妥當。《論語・子張篇》記載：

孟孫氏任用曾子的學生陽膚當司法官，陽膚請教曾子如何做好司法的工作。曾子說：「上位的執政者長久以來未能引導人民走向正道，使得民心已經渙散，不知道道德的標準。如果你在審獄斷案時，要能慎重問明實情，並且哀憫他的刑罰，同情他的無知。絕對不要以為自己斷案神速能幹，為能破案而沾沾自喜。」沒有同理心的執政者，一定得不到百姓的尊重佩服與愛戴。

亂世用重典，雖然可收一時的功效，但人民已經難以聊生，在生活得不到溫飽的情況下，必然造成官逼民反、眾叛親離，最後也就會揭竿起義改朝換代了。物極必反乃理之所在，政府所訂的政策未能考慮到百姓的立場，通常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奮力一搏乃是勢所必然。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四章說：「當以死相逼也不覺得恐懼時，此時再以死來恐嚇又能起什麼作用呢？凡事順理而為必可長長久久，如果以不合理的方式卻以死亡相逼，想使異議份子就範，縱使將他們殺死，也不能改變事實。只要是明理的人，有誰敢這樣做呢？但

是那些橫行霸道，不怕天理懲罰的人，還是會借用殺人的殘忍手段去執行，還認為自己是替天行道。這些人可說是不明天道的外行人，怎麼可以自認為替天行道而行殺戮之事呢？像這種人濫殺無辜，終究沒有不受報應而傷害到自己的。」暴政或者百姓受到一時淫威恐嚇而畏懼，但心中的懷恨必然愈積愈深，待時而發，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執政者能不謹慎嗎？

執政者為民謀福利，為己多積德，在執政的作為上才能有圓滿的結果，因而平時在修心養性必須要下功夫，濟公活佛提供《八靜》有助修養：

靜乎心則應天地，心馳則不明；靜乎意則智慧生，意亂則不清；

靜乎思則明卓見，思邪則不仁；靜乎氣則火候足，氣躁則不安；

靜乎情則致中和，情妄則不平；靜乎身則品端正，身歪則不尊；

靜乎學則精益精，學偏則不恆；靜乎事則理通達，事桀則不善。

37 為政焉用殺

【原文】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孔子回答季康子問　先生執政以殺解困
何必如此以殺執政　子善民善民心安穩

孔夫子回答說：先生治理國家的政事，何必要用殺戮的方法呢？先生想要向善，全國的百姓自然會向善。

古時稱皇帝為天子，意指上天派來治理萬民的有德者，因而要盡其天職，除了要使百姓安居樂業之外，尚要以身作則用道德來教化百姓，使百姓能安守於自性而不受到物慾的污染，因而犯罪造業，使得社會不得安寧。雖然制定法令以警示百姓，但都希望備而不用，雖然訂有刑罰，都期待刑期無刑，絕對不是以重典刑罰來控制威嚇百姓，

如果百姓違法犯紀，應要給予教育，使其有改過自新的機會，不可斷然用極刑以制止犯罪，恐怕在制止不了時，必然種下喪國的敗因，是以老子說：「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君王如果不思反省改善，不給百姓有活路的機會，只一意孤行，那只會逼迫走上死抗的局面，不但沒能解決問題，還會增加處理的困難度。不給別人活路，等同於不給自己活路，歷史的殷鑑，歷歷在目，能不謹慎嗎？

《大學》載：「堯舜兩位聖帝以仁愛來統治天下，老百姓跟著學習，也都能行仁愛，桀紂兩個暴君以殘暴來統治天下，老百姓也跟著學習，都變得兇暴無禮。統治者的命令，違背了上天的好生之德，老百姓就不會跟從。所以一位有品德的高尚君子，對於好的事情，必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做，然後再要求別人不要做。在自己的身上找不到寬恕的精神，卻一味地要求別人要寬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說治國的基礎在於齊家。《詩經・周南・桃夭篇》說：『桃花開得鮮美，樹葉長得茂盛。

猶如婦德俱全的女子嫁人，能讓全家人都得到和諧。』能具有和諧家人的品德，然後就有能力來教導國人。《詩經・小雅・蓼莪篇》說：『與兄弟和睦相處。』在家能與兄弟和睦相處，之後就有能力來教導國人。《詩經・曹風・鳲鳩篇》說：『威儀節操沒有差錯，足以來導正四方的國家。』一個人處於父兄子弟等位置，都能夠盡其責任，就足以為人所效法，如此之後，百姓才會起而效法，這就是所謂的治國根本在齊其家。」一家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一身之不治，何以使家庭安頓？殺人以制止百姓犯罪，能使國人安心生活嗎？不如用心教化百姓，使其知廉恥而不敢造惡犯罪，才是治國的根本。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這只是治標而已，不能讓百姓覺醒，政府還要時時刻刻派人緊盯，以防百姓犯罪，稍有不注意，恐怕許多不良的習性就在暗中蔓延。倒不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才是根本的治國之道，人民安居樂業，執政者也不必擔心百姓違法犯紀，甚至於作亂。南極仙翁告訴大家，國泰民安的方法：

心存感激念，將愛放心田；
心存慈悲念，眾生放心田；
心存大肚量，包容放心田；
心存歡喜念，歡樂放心田；
心存喜捨念，佛心放心田；
心存修辦念，堅心放心田；
心存渡眾念，慈心放心田；
心存無我念，寬心放心田；
心存犧牲念，喜捨放心田；
心存寬心念，捨執放心田。

38 君子之德風

【原文】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君子德風行於天下　小人德草受益有加
風吹地上小草必偃　德高受尊有如臨駕

孔夫子接著分析說：君子的大德有如風，小人的品德有如草，風吹於草上，草一定隨著風向傾倒。

古德說：「道高龍虎伏，德高鬼神欽。」自古以來品德高尚的人，總是受到冥陽兩界的尊重與擁護。這是由於德大能感化人，降伏人，然而要德高到令人感動而誠服的地步，必須要經歷許多考驗的歷程，非吃得苦中苦，怎得人上人。因此想要修到德高如風的君子，以降伏德小如草的小人，必須在平時生活的細節下功夫，不厭不倦，無

怨無悔去學大道至公無私的精神，才能獲得尊貴的品德，做到潛移默化而足以令人欽敬。

萬物本是大道所生，都遵守著共同的遊戲規則，其中都蘊藏著大道的能量，因而都有其尊貴的一面，欲顯其尊貴，當要在生活中實踐道德，展現出聖人效法天地大公無私的精神，培養玄德以回歸自然的本位，率性而行，自然本性功德流露而綻放君子之風格。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一章說：「大道能生長萬物，妙德能畜養萬物，萬物以形相呈現，成就各種情勢，如此的現象無不在顯示以大道為尊、以妙德為貴的精神。其實這些精神，都是秉承著大道自然的作用，並非受到外力的影響。所以萬物皆由大道所生成，妙德所畜養，使其能夠自然成長、培育、成熟、撫養，並受到保護。大道雖然生長萬物，卻不據為己有；雖然養育萬物，卻不自恃其功；雖然成長萬物，卻不加以掌控，就是如此在默默中累積所謂的玄德。」玄德是本性中具有的妙德，只要清除本性上的污染，就可以顯現其功能。

執政的君子具有如此的玄德，必然受到萬民的愛戴與擁護，無不臣服於君王，是以《大學》載：「《尚書．周書．康誥篇》說：『天命是沒有常態的。』天命能行善道就可以獲得，所行不善就會失去。《楚書》說：『楚國沒有什麼為寶，只是把善當作寶。』舅犯狐偃說：『流放在外的重耳沒有什麼為寶，只是把仁親當作寶。《尚書．周書．秦誓篇》說：『如果有一位臣子忠厚老實，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能，但他的心胸寬闊，具有容人的肚量；別人才德兼備，他能心悅誠服，不只是從口表達，還能打從心中讚賞敬仰。如果能夠延攬這種人才來參與治理國家，就足以來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也足以為人民造福利。相反的，別人具有才能他就嫉妒厭惡，別人才德兼備，他就想辦法要將他壓制排擠，使這些人不能施展能力，無論如何都不能容人。如果任用這種人來治理國家，不僅不能夠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如此也可以說非常危險。』由此可見，有德與無德，其差別就是如此。

君子慎其獨，所以在平時生活中，常自我檢點，雖有小惡也要儘速清除乾淨，不使有些許的存留。小人則不同，只見別人惡不見自己惡，縱有惡也儘量想辦法掩飾，深恐別人知道，在別人面前盡力表現自己的優點，其實他的一切行為，別人也都一目了然，掩飾是沒有用的，只能累積更多的惡事，來敗壞自己的品德而已。活佛師尊有《素養》一篇，可為我們平日修道參考：

人與人之間為了生活，必須互相幫助，謙虛就能和樂相處。
勿憤高、驕傲，勿以事小而不注意，這樣才能防止大事的發生。
修道貴於分分秒秒、時時刻刻去專心修這顆心，
去種善因，可以使自性光明。
若只求仙佛保佑身體好，
自己的毛病脾氣卻不改，那是行不通的。
因為自修自得，是無法假借他人修成。

39 在邦家必聞

【原文】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請問士如何達　孔子反問達者是啥
子張回答邦家必聞　問清楚後再為回答

子張問說：「士人要如何才算是通達呢？」孔夫子說：「你所要問的通達，是什麼意思？」子張回答說：「在國家做事能夠聞名，在家鄉做事能夠聞名。」

所謂的「士」，古時封建在社會的地位上，士是介於大夫與庶民之間的階層，在《論語》是稱當官的人或讀書人為士，就如同今日所

說的知識份子，然而在道場上從事淨化心靈者，可稱為修道士；又稱某些專業人員，稱為士，如護士、郵政士；或稱學識上不同的等級，如學士、碩士、博士。

例舉《論語》中有關於「士」的篇章，從中可了解古時對士的定義。《里仁篇》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泰伯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路篇》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為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又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憲問篇》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微子篇》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子張篇》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士與君子都是儒家教育中，很重要的目標，其中也有其相同重疊之處，最重要士在強調一個人的品德。至於本篇所談的士，其在於「聞士」與「達士」的區別。聞士重在於外表名相的表現，只在乎求得外人的稱名與讚歎，至於有沒有名副其實，則尚有探討的空間。至於達士，就必須做到通情達理，理事圓融，這是已經達於內德的素養，必須內外如一，言行一致，如此才堪稱為達士。孔夫子在此章先問明，確認子張所問是聞士還是達士，子張回答說：「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以確認子張所問是聞士而不是達士。

處理事情的態度，必須問清楚說明白，才得以了解事情的真相，

回答問題才會正確。所以《中庸》教導我們處理事情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待人處事，必須要誠心認真，絕對不可敷衍了事，導致衍生後面許多難以解決的糊塗事。濟公老師有《真心》好文一篇，可為修道士參酌：

真心的承擔，就能扭轉一切；
真心的付出，就能奉獻一切；
真心的投入，就能突破一切；
真心的力行，就能善應一切；
真心的賞識，就能圓融一切；
真心的懺悔，就能感動一切。

40 在邦家必達

【原文】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孔子分析是聞非達　達者好義觀色言察
處處考慮謙下於人　邦家必達不曾混雜

孔夫子說：那是聞名，不是通達。談到通達，必須本質要正直而且喜好道義，善於觀察他人的言語和表情，處處考慮謙下於人，如此在國家必定通達，在家鄉也必定通達。

當孔夫子問清楚子張所要問的內容時，隨即說：你所問的問題是屬於聞名，而不是通達，這兩個境界是不一樣的。這是孔夫子對於處理事情的態度，一向都要先從正名開始，名不正則言不順，理就不能

通達，如此不明就裡，糊塗處理事情，必然沒能得到好結果。在此孔夫子教導我們，遇到事情就要先弄清楚，並且使對方清楚明白，做起事來才會得心應手。聞名與通達，屬於不同的層次，猶如研究道理，由淺入深，可約略分為粗理、細理、微理、妙理、玄理，可見對一件事情膚淺的認知，與深入精髓的探究，自有其不同的領域。

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大凡事情，事先有做好準備就會成功，沒有準備就會失敗。說話事先能做好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情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遇困，行動能夠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後悔，修持正道能事先定好方向就不會窒礙難行。」在本題孔夫子先談通達的部分，要想在家庭、鄉里、社會、國家，使得所行之理路通達無礙，必須做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所謂的「質直而好義」，是要我們修好自己，將污染本性的雜質去除，使恢復率直的本性，將本性具有五常德的正義給顯現出來，在平時生活中，做出正正當當適宜的行為，這就是所謂的「質直而好

義」，要想行於正道而回歸本性，先要在通達事理上鋪路。

所謂的「察言而觀色」，是教導我們做事情要謹言慎行，在五濁惡世的無常中，突發的狀況特別多，在與人相處的時候，其心中所想的，都會在言語行為臉色上表露出來，只要靜下心來仔細觀察，必然可以從中看出端倪，並做出適當的處理，不至於失去先機而呈現敗象。

所謂的「慮以下人」，就是要我們以謙讓待人處事，太過於強勢的處事，必然給自己帶來處處的障礙，讓自己做起事來窒礙難行，所以謙讓是「慮以下人」最佳的表現，不但讓我們遇困能排遇難能除，還讓我們能順心如意，達到通達無阻圓融無礙的效果。

修道必須從心性淨化做起，不讓任何的塵污造成通達大道，造成回歸本位的障礙，其善德才能漸漸起通達人事物的作用，有利於一身、一家、一鄉、一國，最後利及天下。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四章所說：「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

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德行的通達，就是如此運作的，由點而線而面而體，以至於多層次的時空。濟公老師說修道修心，可使明理通達，其有《修道保險》為證：

人間有保險，那修道的保險是什麼？
明理之後，保你歡喜自在；
茹素之後，保你健康快樂；
淡化一切，保你心靈富足；
闔家修道，保你幸福平安；
轉識成智，保你離苦得樂。

41 色仁而行違

【原文】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 夫子又說夫聞也者　自以為是違行仁色
>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是聞非達不同品格

孔夫子接著說：談到聞名，只要在表情上表現仁慈，行為雖然相反，還自以為是而且毫無疑懼，如此在國家必定聞名，在家鄉必定聞名。

一般人都喜歡成名，讓更多的人能知道他的名氣，以為如此能受人尊重，還可以光耀門楣、光宗耀祖，殊不知有實力的聞名，乃是實至名歸，永遠受人尊敬；如果只圖虛名而沒有實力，當被揭穿時，不

知臉要擺到那裏去，更甚者，當被發覺時，不但不自我收斂，還強詞奪理，掩過飾非，仇恨於人，實是鮮廉寡恥的行為，雖能得一時之名氣，終將被人鄙視與唾棄。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雖能得到一時的風光，但畢竟不是事實，也沒有實力，必然禁不起考驗而原形畢露，醜態百出，忙於解釋，不見得能得到他人的諒解。孔夫子在本題談到「聞」的條件，是「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所謂的「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是指在表面上讓人看到他仁慈的一面，但實際的行為卻是與仁慈相違背的，顯然是心口不一、口是心非，想一套、說一套、做一套，互相間無法連成一線，實是欺人欺己的行為，敗壞自己的德行。但只求聞名於世而不著實際的人，通常會自以為是，孤芳自賞，總認為自己的做法不會有錯，只是別人不知道而已。有智慧的人是不會如此作為的，誠如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所說：「古代的君子不隨便說話，是恐怕自身無法實踐而感

到羞恥。」想要聞名於世，萬古流芳是世人夢寐以求的事情，但只求名而不能實至名歸，將會落人恥笑，甚至貽笑大方，遺臭萬年，那可就大異其趣了。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君子所憂患的是，自己死後，品德的名聲不被世人所稱道。」又說：「君子所憂患的是自己沒有才能，卻不憂患他人是否知道自己。」很顯然真正的君子，還是注重實力與品德，而不著重在外表虛華的表現。

達者著重實事求是，融會貫通，不在乎別人對他的誤解，在乎自己是否有真材實料；聞者只求受人稱讚，不務實際，很在乎別人的看法與批評，一天到晚只在表面上應付，堵他人的嘴巴，從不在改善自己的缺點下功夫。世人最在乎他人的寵辱，因而常在此中困擾不已，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三章說：「所謂的『寵辱若驚』，世人在受寵愛時，常有被捧上天堂的感覺；在受侮辱時，常有被逼下地獄的感受。當人受到寵愛或侮辱時，通常會有驚嚇的情形。所謂的『貴大患若身』，由於世人有色身，所以才會產生憂患，如果沒有色身，怎會

有憂患呢？如果有人能尊貴他人的色身如自己一樣，就可以把治理天下眾人的事情交付給他；如果有人能愛護眾人的色身如自己一樣，就可以將照顧眾人的重任託付給他。」達者大公無私，可以託付他照顧天下人；聞者自私自利，怎能對他有太大的期望呢？

修道必先明理，明理之後必須要實修，才能夠找到回家的正路，回歸自己的本位，並非只念幾本經典或會解釋經典，還能夠解釋給人聽，自己卻不按經典的真實義去修行，是達不到目的的。濟公活佛有《認理實修》之文可參究：

修道不認人修，只認理行，咱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功德並不是做給人看的，也不必計算所做有多少功德。
你是否真功實善，全由上天來定論，
徒兒只要抱持無為的心、無為的行，
認定目標，認理實修就可以啦！

42 樊遲遊舞雩

【原文】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樊遲隨從遊於舞雩　請問崇德相關依據
還問有關修慝辨惑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樊遲跟隨孔夫子到祈雨的祭壇下遊賞，並請教夫子說：「敢問老師何謂崇德、修慝、辨惑？」孔夫子說：你問得很好。能先盡力做好工作，再去求取所得，這不就是崇尚道德嗎？

孔夫子除了開創有教無類以及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以外，也是開創私塾及戶外教學的第一人。經常帶著學生四處遊學，而且還隨

境藉機教化，這是一種非常靈活的教育方式，其效果非常良好，所以造就許多人才。依據《論語》的記載：《公冶長篇》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類似的教育就在座談情況下進行，孔夫子藉此教育來傳道、授業、解惑，使得教學相長，互動良好，因而從中得到知識，增長智慧。樊遲藉著與老師同遊祈雨的祭壇時，向老師請教崇德、修慝、辨惑三個問題。樊遲資質魯鈍，但非常好學，只要有疑問，必定請教老師，孔夫子有時也很肯定他所問的問題，所以在回答他的問題時，先稱讚他問得很好，這對教導學生學習有很好的啟發功能，使學生敢於發問，更樂於發問，從中激發學習的精神。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學生如果自己不發憤求知，就不去啟發；如果不是想說而

說不出來，就不去開導。如果舉出一端，而不去領會他端，就不再教導了。」可見孔夫子教學與學生的互動是很好的。

所謂的「崇德」，就是崇尚道德，道德本性中具足，只因私心作祟，讓道德深藏心中未能展現功能，私心用事常想不勞而獲，或者想付出少而獲得多，如此容易產生爭奪的現象，開始爭權奪利就不顧道德修養，因而孔夫子說能做到先事而後得，就是崇尚道德的表現。

人生本來就是歷練的場所，為將來回歸本性做好準備的地方，在磨練中不要忘了崇尚修德。濟公活佛有《人生》一文鼓勵我們崇德：

沒有層層的打擊，就無法展現深度；
沒有各種的困難，便無法展現廣度。
常保真誠修道的信心，不論內外環境的順逆，
放下自我減少無謂的困擾，
莫讓感覺的情緣毀一旦。

43 無攻人之惡

【原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如此作為即是修慝
一時之忿忘身及親　如此迷惑怎能稱可

孔夫子接著說：能反省自己的惡行，不要去指責別人的惡行，這不就是改善惡念惡行嗎？為了一時的憤怒，卻忘記自身及家人的安危，這不就是迷惑嗎？

孔夫子接著回答樊遲所問的問題，有關於「修慝」，就是要如何改善自己的錯誤與缺失，使能回歸圓滿的本性。凡人都喜歡指責別人的錯誤，卻放著自己的錯誤不管，結果是自己的錯誤愈來愈多，使自

己的品德愈來愈差。喜歡批評指責別人的錯誤，卻容易惹怒別人，造成爭辯衝突的對立情形，給自己帶來更多的麻煩，製造許多輪迴的因素。來到人間，本來是給我們機會從輪迴中解套，現在由於自己的無明，卻又給自己設陷阱下套，何苦與自己為仇呢？真的修道士，是要利用各種機會給自己解套，跳脫輪迴的苦海，才是正確的做法，《大學》告訴我們：「一位有品德的君子，對於好的事情，必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必須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做，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直是孔夫子教導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也是「修慝」的主要內容，其實就在我們的平時生活中去實踐。

所謂的「辨惑」，是要我們在迷惑中辨別清楚，不要被迷惑障害，以免受到蠱惑而迷失方向，浸淫於苦海中而難以出離。世人最愛追求名利情，以為是人生成功的指標，錯誤的觀念造成我們無法脫離輪迴，這是被世情迷惑所產生的禍害。人間有許多假象，如果沒有

智慧去辨別清楚，受到蠱惑而心亂如麻是必然的，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又在《子路篇》回答子夏問政時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亂德、亂大謀、不達、不成，其原因在於迷惑，如果能夠遇事能分辨清楚，知所做為，必然有功。衝動是遇事不能約束自己所造成的現象，如果一時之間受到刺激而生出忿怒之心，不計後果的衝動行為，皆因此舉迷惑心智，讓自己失去判斷能力，不知其後果的嚴重性，不但會傷及自己還要傷及親人，付出慘重的代價，皆因一時不能忍耐所造成，是以孔夫子在此提醒我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在平時的生活中，最容易迷惑我們，忘了修好自己的心性，以致造成苦海輪迴的下場，靜下心來想一想，不外乎就是五色、五音、五味的誘惑，使我們忙於追求，卻忘了這些給我們帶來的傷害，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二章告訴我們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聖人教導我們不要被色音味等外境所迷惑而去追逐，卻忘了來到人間，是為了找回本性。

崇德、修慝、辨惑，其重要的目標，就是要我們去除人間的習氣，找回本具的佛性，讓我們能夠回歸本位。古德所撰《六波羅蜜》正可幫助我們：

斷除貪欲以外，沒有更好的布施；
調伏自心以外，沒有更好的持戒；
生起悲心以外，沒有更好的忍辱；
充滿法喜以外，沒有更好的精進；
活在當下以外，沒有更好的禪定；
覺悟真相以外，沒有更好的智慧。

44 愛人與知人

【原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

樊遲請問有關仁道　孔子回答愛人周到
樊遲再問有關明智　孔子回答知人最好

樊遲請問何謂仁道，孔夫子說：「要能愛護他人。」樊遲再問明智之道，孔夫子說：「要能了解他人。」

孔夫子在本章回答樊遲問仁時說要「愛人」，可見能夠愛護他人是仁德的表現，所謂在人倫世界的「仁德」，乃是自性的自然流露，所謂的自然乃是出自天性而不造作，沒有任何利益的考量，也沒有任何壓力的強迫，合乎本性自由自在的原則，猶如上天有好生之德，此德乃是仁德。此地的愛人，是真正用心的愛人，而不是虛偽表面上的

愛人，或是只為了讓人稱讚的愛人，這種有條件的愛人，多少含藏私心與虛偽的成分，不能稱為真正的愛人。

真正的愛人，並非給與名利情的佐助，讓他在現實的生活條件不缺乏，然而生活的好壞，並非外在的物質所能決定，而是心性的感受最為重要，因而真正愛一個人，應該要引導他修道以淨化心靈，明白世界的真相，了解來到人間的重要意義，使其能夠明理實修，找回自己的本性，能夠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愛人。修道重要在修心，找回自己的本性，並非增長知識以蔽障智慧，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自古以來善於修道者，並非是讓習性明目張膽去追逐慾望，而是將其降伏使其誠實憨厚。眾人的心之所以難降伏，是由於智巧太多。所以要以智巧來安定本性，必然會傷害本性；不以智巧來傷害本性，才是本性最大的福氣。要知道用與不用巧智來降伏本性，都是方法，只是結果會不同而已，明白其中的奧妙，而不以巧智來降伏本性，才能保有常清靜的本性，這就是『玄德』。玄德人人

本性具足，對於凡人來說，實是一個深遠而奧妙難以弄懂的境界，與一般我們所理解萬物的假相是不同的。如果能夠徹知大道的真相，在長期的實踐中，必然可以順利找到回歸大道的途徑。」因而真正的愛人，是引導他找回具有仁德的本性。

孔夫子接著回答樊遲的問知，是要「知人」。其實真正的知，有表面膚淺的知，有深層入理的知，然而知的程度不同，其效果也不一樣。知人是為了善用，發掘人才為服務百姓安頓人民為主旨。所以知人必定要有識人的智慧，才不會因主觀意識太強而認錯人用錯人。因此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真正有智慧的人，有大智若愚的表現，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六章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在《道德經》第八十一章說：「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智者在於內德的修養，不在於言行的表現。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不患人知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在《里仁篇》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己知，求為可知也。」要不要成為能知人善用的智慧者，是自己的決定，有了此決定就必須朝這個目標前進，但　智是向內淨化而來，並非向外求來。

修道修心，淨化心性可開啟智慧，向外追求，只能得到知識而已。然而修心必須經過考驗的過程，古賢有《真道真考》一篇，可幫我們找回真知：

修真道　有真考　無考怎辨志堅牢
試觀看　古修道　聖賢仙佛皆有考
黨人碑　程明道　文王羑里七載牢
爾師尊　八魔考　如來修道受苦勞
孔過匡　被圍繞　陳蔡絕糧七日牢
邱長春　困饑遭　大餓七二苦難熬
無昔日　受魔考　怎有如今成就高

45 舉直錯諸枉

【原文】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夫子解說樊遲不解　孔子再說舉例以列
舉直錯枉以導其正　能使枉直曲者自滅

樊遲不能了解其中的意義，孔夫子再說：「舉用正直的人，來代替不正直的人，就能使不正直的人，改變成為正直的人。」

樊遲，姓樊名須，西元前515年生於山東兗（讀眼）州府，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三十六歲，曾經在魯國季孫氏當過家臣。樊遲的天資不是很聰穎，卻非常勤學好問，對於不懂的問題，都能追根究底問個明白，依據《論語》的記載，樊遲經常跟隨在孔夫子的身邊，常為夫子駕車，遇到不清楚的事情，就隨時發問，因而有問孝、問仁、

問樊遲沒有很好的天資，卻以勤學來補充，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孔夫子也在《中庸》告訴我們學習的態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這是指導我們求學以明心見性的方法，讓人人都能在此學習的步驟中找回本性。

本章節是西元前502年，有一天樊遲跟隨孔夫子前往祈雨的祭壇遊賞，請教夫子有關崇德、修慝、辨惑的事情，接著又請問仁，夫子說要「愛人」；又問知，夫子說要「知人」。樊遲聽不懂老師對他所說的話，夫子接著說明：「舉用正直的人，棄置不正直的人，就能引導不正直的人，使他成為正直的人。」執政者或領導者只要能夠舉用正直的君子，不正直的小人自然就會離開；如果舉用不正直的小人，那正直的君子就會離開。誠如《易經・泰卦》所載：「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也。」——《易經・否卦》所載：「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天地陰陽之道，國家興衰之機，家道成敗之因，無不在此中顯現。

直與枉，是人性與習性的表現，各有不同的層次。《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上天都賦予每個人本性，只要率真依自己的本性去做，就是合乎大道的精神，如果待人處事有所偏離正道，就必須要修正，這就是教化。率直是本性自然的流露，是真實佛性的作用，善用此性直了成佛。任性是習性的作用，以滿足自己的私心為考量，自然就與公心背離，違反道德良心做事是必然的，這就是枉。枉是彎曲的、不正直的、邪惡的，違反人性的。直心是不自私的，合乎天理、公道、良心的，是順應人心的。直心順天，順天者必昌，因得天助人助；枉心逆天，逆天者必亡，因為眾叛親離。

人的心性在無極理天時，是至善而率直，由於來到人間，受到外境的引誘，未能堅守正道，沾染不良的習氣，直變成枉。如果我們不

修心以淨心，讓直心產生作用，必然由習氣作主，做出違反良心的事情，必定天下大亂。只要我們能淨化心性，邪惡的習性定然遠離。濟公活佛有《真心修道》一篇，可為我們修道士的參考：

談修道　非口裡　三言兩語說不完
談真道　講心底　眾否真誠對地天
談修道　破相裡　去除你我修道焉
談行道　當積極　佛門修行真道顯
學吃素　從今起　清口茹素慈悲堅
學道理　在落實　十組分工條條先
學慈悲　先付出　成全眾生結善緣
學菩薩　講道理　心正身正念正焉

46 能使枉者直

【原文】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樊遲退出請教子夏
夫子所說是何意思
錯枉使直人氣自加
我聽之後覺得驚訝

樊遲離開夫子後，遇到子夏，說：「剛才我遇到老師，向他請教明智之道，老師說：『舉用正直的人，來代替不正直的人，就能使不正直的人，改變成為正直的人。』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由於樊遲的魯鈍而好問，當孔夫子回答「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他聽了之後一頭霧水，但又不好意思繼續問下去，只好等到夫

子離開後，看到子夏，趕快將老師回答的話請教他，希望能夠使他更清楚老師所說的話，希望能夠了解「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真正的涵義，才能瞭然於心而用在生活上。對於老師所說的話，要先明白其中的道理，接著要實際去進行，才能得到實益，不至於浪費時間與精神。

一般的學生對於老師所說的話，不求甚解的情況是在所難免，這種學習的態度，通常會在學習上產生障礙，等到面對事情要應用時，常有緊張而手足無措的現象。如果平時能夠認真學習，對於聽不懂不明白的地方，能徹底搞懂，這才是真正的學習態度。所以曾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平時的行為要能正確，才能有效，如果錯誤，就不能產生效果，發現沒有效果，應該及時改善，這才是明智的做法。

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

悅，如果取悅於他不以正道，是不會喜悅的；等到要用人時，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奉，卻容易取悅，取悅他雖不合正道，也會喜悅；等到要用人時，卻處處求完備。」可見要與君子交往必須以正道，才能夠合作愉快；與小人交往不需要以正道，只要投其所好，就能夠取悅於他。但相處久了以後，才知道君子是很好相處的，小人不好相處。因此平時的待人處事，當要學習君子的風格，才能夠長治久安；如果學習小人的方法，必然讓社會風氣走樣，太平的日子不會太長久。

世人來到五光十色的繽紛世界，不被迷惑而墮入輪迴者，實在少之又少，迷惘於五濁惡世，卻不知其險惡，還趨之若鶩，從此失去原來正直的本性，只為了滿足慾望而使道德喪失，因而失直而趨之枉，背覺向塵，從此忘記率直的本性，離正道愈來愈遠而難以回天。此時如果沒有親近有道的賢者，向其學習以求得回天之道，努力自我親證以清除回天的障礙，以舉直錯諸枉的態度來尋回本性，恐怕就會浸淫

於萬劫不復的苦海中。濟公活佛有《悟》之文，可以協助我們回歸正道：

悟才能透視人生真相
悟才能斷除煩惱執著
悟才能息下迷惑貪求
悟才能摒除妄心妄念
悟才能解脫生死束縛
悟才能參透本來面目
悟才能睜開慧眼妙智
悟才能提升心靈層次
悟才能了知無常真諦
悟才能落實常清常靜

47 舜之有天下

【原文】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子夏解說師言豐富　舜有天下人民富足
從眾選賢舉用皋陶　不仁遠離賢仁則入

子夏說：這句話的內涵非常豐富！虞舜擁有天下，在眾人之中選用賢能的人，舉用了皋陶，沒有仁德的人從此遠離了。

子夏（西元前507年至？年），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末年衛國人，為孔夫子的學生，小夫子四十四歲，家境貧窮，才思敏捷，以文學著稱，對於《詩經》與《書經》的造詣尤深，與子游同列為孔門十哲中的文學科，在夫子謝世後，居於西河（今陝西大荔縣）專心執

教，連當時的魏文侯都前來拜他為師，禮敬有加。由於他的氣質很像孔夫子，所以西河的人如對孔夫子一樣尊重他。在本章樊遲對於老師所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語不甚了解，於是就教於子夏。

子夏聽了之後，感覺老師所講的話實在很有內容，於是向樊遲說：老師所說的這句話，內容實在非常的豐富，值得我們去深深探討其中的涵義。為了讓反應遲鈍的樊遲說明其中的涵義，所以舉歷史的實例來說明，使他更容易了解其意義。於是舉了虞舜擁有天下時，為了使全國百姓得到福利，就到民間去選拔人才，使有仁德能力的人能夠出來為民服務，那些不仁無能力的小人，知道自己的行為不被重視，自然就遠離了。

當時舜帝舉用了十位大臣，分別掌理不同的職務：大禹，主管司空，掌理水利及土木工程；棄，主管后稷，掌管農業；契，主管司徒，掌理教化民眾；皋陶，主管士，負責刑罰；倕，主管共工，掌理百工；益，主管虞，掌管林牧業；伯夷，主管秩宗，負責禮儀；

夔，主管典樂，掌管音樂；龍，主管納言，負責疏通言論，傳達天子號令；彭祖，主管無任所大臣，負責協調各大臣所負責的政務。另有十二牧，姓名無可考。依據《史記‧五帝本紀》關於二十二人的記載：「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士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嶽，闢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皐陶是一位賢臣，出生於帝堯統治的時候，曾經被舜帝任命為掌管司法的理官，並且以正直聞名天下。皐陶的主要成就有制定刑法和教育，並幫助堯、舜、禹推行五刑、五教，用獨角獸獬豸（讀謝志）治獄，堅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會和諧，天下大治。他創刑造獄，倡導明刑弼教以化萬民，其思想為我國歷來各個朝代的法律制度，奠定堅實的基礎，歷史上被譽為

聖臣。皋陶幫禹當上中原華夏的大領袖，在禹繼承帝位之後，為了尊重禪讓制度，推薦皋陶當繼承人，並且讓他全權處理政務。在大禹繼位後，很多國家對禹感到十分不滿，於是皋陶多次巡視江淮，擁戴大禹，可以說為開創華夏盛世立下赫赫功勞，但皋陶卻在禹之前就死了，於是大禹將帝位讓給伯益。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上古四聖，被公認為司法的鼻祖。

身為人當立志為君子，做一些利人利國的事情，才能流傳千古。因而平時對於自己要有嚴格的磨練，督促自己培養美好的品德。活佛師尊有如下的勵志敦品之言，有利於修道士的修持：

對人生要有無常的覺醒，對物質要有淡泊的看法；

對真理要有追求的熱誠，對眾生要有服務的犧牲；

對自己要有嚴格的修持，對同修要有平等的觀念。

48 湯之有天下

【原文】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賢於眾　舉用伊尹與眾相容
不仁之人從而遠離　商湯執政人和政通

子夏接著說：商湯擁有天下，在眾人之中選用賢能的人，舉用了伊尹，沒有仁德的人從此遠離了。

子夏又向樊遲提出第二個事例，來說明孔夫子所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讓樊遲更能夠明白老師所說的話，他說：「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自古以來，仁君聖王都是奉天命為民服務，所任用的人都是從大眾中去選用，因領導者本身一心為公，心中沒有私心，所以不會任用阿諛的小人，以為滿足自己的私慾。

凡是仁君，其執政的政策無不以百姓福利為依歸，所以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對於生活上不講究享受，儘量以簡樸而不奢侈，是以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讚歎禹帝說：「對於夏禹，我不能有所指謫了。其日常的飲食粗淡，然而對孝敬祖先祭祀鬼神，祭品卻很豐厚；平時的衣服很粗劣，然而上朝的衣服卻很華美；平時居住的房屋很簡陋，然而對於整治水利工程卻很盡力。對於夏禹，我真的不能有所指謫了。」這就是明君的風範，處處為百姓著想，到處為百姓找治理國家的賢才。

商湯（約西元前1670年至西元前1587年），史上稱為成湯，子姓，名履，又名天乙，河南商丘人。湯是契的第十四代孫，主癸之子，商朝開國的君王。商湯原是夏朝方國商國的君王，在伊尹、仲虺（讀毀）等人的輔助下，陸續滅掉鄰近的葛國，以及夏朝的方國韋、顧、昆吾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成為當時的強國，而後作《湯誓》，與夏桀大戰於鳴條（今河南封丘東），最後滅夏。商湯吸取夏

朝滅亡的經驗教訓，始作《湯誥》，要求臣屬有功於民，勤力所事，否則就給予嚴厲的處罰。使得亡國的夏民，仍保留夏社的生活方式，並封其後人。因此在其統治期間，階級矛盾較為緩和，政權比較穩定，國力也日益強盛，展現其仁君的作風。

伊尹（西元前1649年至西元前1550年），己姓，伊氏，名摯，生於洛陽伊川，是商朝的開國元勳，是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中華廚藝的始祖。他的天資聰明穎慧，勤學上進，耕作於有莘國，經過成湯三聘之後，擔任右相，聯合仲虺輔佐商湯打敗夏桀。商朝建立後，擔任尹（相當於丞相），用「以鼎調羹」、「調和五味」的理論治理天下，積極整頓吏治，洞察民心國情，推動經濟繁榮、政治清明。歷事成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等五代君王，尊號「阿衡」，輔政五十餘年，為商朝興盛富強立下汗馬功勞。沃丁八年（西元前1550年）去世，卒年一百歲，以天子之禮陪葬於亳都（今河南商丘市），奉祀為「商元聖」。

人人都具有正人君子的本性，多少也沾染邪惡小人的習性，因此想要脫離輪迴，回歸天上，就必須做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就是要將污染的習性去除，以顯出清淨的本性，如此在人間可以成為一位大公無私的君子，出世間可以成為有品位的仙佛聖賢，可說是先後天兩者都有利。濟公活佛提出建議如下，可淨化本性，可創下事功：

借假修真以報無極生化恩，無私無為以報天地覆載恩；
善用生命以報日月照臨恩，造福人群以報皇王水土恩；
立身行道以報父母養育恩，繼志述事以報師友引渡恩；
行四弘願以報仙佛教化恩，眾善奉行以報神祇擁護恩；
立志成道以報祖宗積累恩，推功攬過以報賢良贊成恩。

49 忠告而善道

【原文】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子貢請問如何交友 孔子回說忠告善誘
不能聽從即時停止 以免自辱造成愁憂

子貢請問交友之道，孔夫子說：「忠實的勸告，並且盡力善於引導，如果不肯聽從就停止，以免自取其辱。」

《九天玄女啟智真經・交友宜擇章》說：「世人生存在這個社會上，是不能夠離開群體而獨自生活的，在日常生活中，必須要自助還要靠人助。朋友是很容易交往，但要選擇善友交往，實在是非常困難。在開始交往時，就必須要謹慎選擇，以免於後悔之事發生。與

仁德君子交往，必然可獲得自身及家庭的利益，與賭博淫賤的朋友相處，最後必然遭遇悲慘的下場。和善良的人交往，有如蘭花的薰香，一家栽種，兩家可聞得芳香；與壞人來往，猶如抱著孩子爬牆，一人跌倒，會使兩人遭殃。古德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接近善人，可以招來幸福；接近壞人，必定遭受災殃。」由此可見交友的重要性，難怪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告訴我們：「無友不如己者。」提醒我們要親近善知識，才能使自己增知識長智慧。

俗語說：「世人通常喜歡受騙，不喜歡受勸。」一般人都自認為很聰明，所以不喜歡受人勸諫，以為這是很沒有面子的事情，卻喜歡他人以美言來稱讚自己，以為這是很體面的事情，也因此常常受騙上當。這是智慧不足，無法從言行辨別真假所造成，所以孔夫子在《顏淵篇》回答子張問明時說：「有如水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身感受而深受感動的訴冤，能不受蒙騙，可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人心的讒言，感動人心的訴冤，都能識破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

了。」一般人自視甚高，難以降尊紆貴，不恥下問，能如子路人告知以過則喜，禹帝聞善言則拜，實在少之又少，是以難以成就聖賢。

《三國演義．六十回》載：「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雖是如此，但再好的良藥，也無法治好不吃藥的病人；再好的忠言也不能對不聽的人有益。老子在《道德經》第八十一章說：「真實的語言，往往不好聽；好聽的話，卻經常不真實。真正行善的人，往往不會說好聽的話；會說好聽話的人，經常沒有行善的舉動。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會賣弄學術；會賣弄學識的人，大多沒有智慧。」這些都是世人的常情，有智慧的人當要善解善用，話要對聽得懂的人說，否則苦口婆心也只能招來對方的白眼相待，甚至惡言相向，自取其辱而已，何苦來哉？是以孔夫子在回答子貢問友時說：「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勸諫他人必須要有誠心與方法，否則引起對方的反感，不但無益反而有害。與自己相善的好朋友，有時沒有注意到有些禁忌，以為好

朋友什麼都可說，卻不曾注意好朋友的反應而一意孤行，導致瞬間翻臉的實例也不在少數，從此恩斷義絕不再來往，能不注意嗎？所以子游在《論語‧里仁篇》說：「多次進諫君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招來侮辱；多次勸諫朋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會疏遠。」

子夏在《子張篇》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世人當要有自知之明，才能夠在待人處事上做出圓滿的成績，在此舉出《與人相處的四種境界》呼應：

一、要把自己當成別人，此是無我。

二、要把別人當成自己，這是慈悲。

三、要把別人當成別人，此是智慧。

四、要把自己當成自己，這是自在。

50 君子文會友

【原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孔子學生曾子曾說　以文會友情誼開拓
君子之交以友輔仁　相輔相成最為善妥

曾子說：「君子要以文理來會合朋友，交友要以仁德來互相輔助。」

交友是一門學問，益友給我們帶來好運，損友給我們帶來災禍，是以交友要非常謹慎。孔夫子在《論語‧季氏篇》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損的朋友有三種。正直的朋友、信實的朋友、博學的朋友，是屬於有益的朋友。善於迎合的朋友、善於柔媚的朋友、善於巧言令色的朋友，是屬於有損的朋友。」有益的朋友要多結交、常親

近，向其多學習多討教，以成就見賢思齊之效。有損的朋友，能勸則勸，不能勸則要遠離，如果常親近，必然難以逃脫被拖下水的厄運，給自己埋下禍根，帶來禍害。因此曾子在此提醒我們，真正的君子在交朋友時，要以正知正見的真理善文，不可以歪理淫文互相蠱惑；當以仁德互相勉勵，不可以利害結黨營私。

《三字經》載：「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交友之道，以文會友，在於互相勉勵向上求進步，學文可以增長知識，可以開發智慧；以友輔仁，在於互相觀摩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提升仁德。我們的靈性都從無極理天來到人間歷練，在此要互相提醒，手牽手心連心，都要互相勸勉修道修心，淨化心性，才得以歸回無極理天的本位，以達到孔夫子在《學而篇》所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目標，如此要回無極理天就不難了。

九天玄女元君在《啟智真經・交友宜擇章》說：「與具有正氣的

人交往，所有的行為都是正的，其言行正直、誠實、重義氣、存仁德、談道德、說妙理，在修身養性上互相勉勵；有福大家同享，有難共同承當。遇危難互相救助，自然德業天天進步，家道會越來越昌盛，這就是所謂的益友。與行為放蕩的人交往，經常出入的場所，不是酒家茶室，就是賭場菜館，或者是花街柳巷等色情場所。不分白天或晚上，消耗自己的精神，說話不合乎禮義，行為沒有廉恥，以奸詐之術互相欺騙，面臨危險互不救助，看到錢財就不顧道義，從中去獲取不當利益，以至於正當的事業不看顧，更是讓父母擔憂，這就是所謂的損友。對於朋友的交往，應該知道分別損友或益友，不可以輕易承諾，造成沒有信用的事實，導致後悔莫及的後果。」益友要多結交，損友要多規勸，不能規勸就要遠離，莫要自取其辱，才能成就「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君子之道。

是以九天玄女元君又在此經繼續說：「和有益的朋友交往，可以輔助我的仁德；與賢能的人來往，可以增長我的見識。有善事要互相

勸進，有過錯要互相規勸，從中可以獲得互相切磋的利益。而且益友的高尚，有如芝蘭之可貴，與其氣味能夠互相投合，時時可收取輔助仁德的功能。而且他的精神，有如松柏一樣堅強貞固，這就是以道德交往，可以使我們入君子的行列。」

交友之道，當重義氣之交，要能做到情同手足，凡遇患難，各宜相助，要能助人之善、成人之美。周濟燃眉之急，當盡友誼，量力而為，施恩莫望其報答，如此品德，可獲無量之福報。然這要從平時的修為下功夫，古德曾留下如此善語勉勵我們：

初發之心，永不放棄，目標是無極；
春陽昇起，溫暖美麗，萬物有朝氣；
欣欣向榮，充滿活力，生生永不息；
掌握生命，創造佳績，全然由自己；
帶著信心，把愛傳遞，仙佛祝福你。